

剿匪

許

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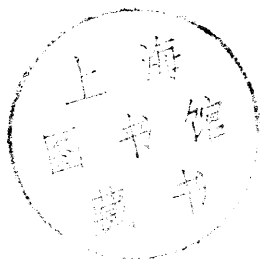
上海明日書店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2357B





剿 匪

許 傑 著

上 海

明 日 書 店 出 版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付印

一九二九年六月廿六日出版

1 — 1500册

本書實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錫鑛場.....	1—	53
剿匪.....	55—	100
七十六歲的祥福.....	101—	134

錫 鑛 場

此
页
空
白



錫 鑛 場

上

廠家的吩咐，說今夜還要做夜工。

有夜工做也好，因為有許多從唐山來的人，還沒有工做；有許多廠家，却只有限定工人做半日的工；如今，我們的這位發財而慈悲的廠主，竟然佈施大家做夜工，佈施大家做二十個鐘頭的工，算也算兩天的工錢，這怎麼不使工友們興奮呢！

時間是深夜的十二點鐘了，阿元在鑛場旁邊椰林裏的“亞搭”——是南洋土人用椰葉蓋的小屋——屋中，揉揉眼睛，走了出來，覺得自己的

精力，的確有些靠不住了，怎麼爲這樣四處覺得酸痛的，——無論是脚骨，背脊骨，頭頸骨，手臂骨，肩胛骨，都是從骨髓裏痛了出來，好像被人搾了血一樣。

深夜是靜默着，明月高高的掛在稀疏的椰樹的大葉梢，——影子篩在地上，亞搭屋，芭蕉葉上。阿元舉頭看看明月，因了椰樹的幹枝之挺立而修長，愈顯得天空之高曠，又因爲天空之高曠，愈顯得四週的靜默。

走出了椰林，鑛場閃耀着的燈火，洶濤的機器的黑烟囱，洶濤的高高的大木柵，已經探了錫的水塘，留在旁邊的白淨的沙泥，在各部份工作着的如螞蟻一樣的勞動着的工友，以及鑛場後面的深暗的椰林……差不多一副鑛場的全景的圖畫，已經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從鑛場的左邊望去，在深密的椰林的後面，還可以看見燈火輝煌，全室用淺紅色的電燈光渲染

着的一座高傲自得的洋樓，便是我們的這位廠主的別墅。這別墅裏，是我們的廠主的四姨太太住着的，大概這時的四姨太太與我們的廠主還沒有安適吧。所以那淺紅的紗燈，還在椰林中眩耀的告訴工友們說主人還沒有睡覺；而他的四姨太太，在別墅裏，諂媚的挺着臉催主人就歡呢！

阿元走下了鑛場，在另外一個工友的手裏接過了一把鋤頭，代替了那位工友的工作，那工友便打着一個呵欠，輕輕的歎了一聲，返身回去了。

阿元站着的地方，是一處離地平線有八十多尺的坡下，因為這一個窩裏，在這邊的岩門與那邊的岩門中間，距離不上四尺左右，但牠的深度，——生產錫米的深度，却不曉得掘到什麼時候才能夠止境。就是在這個岩門裏，工友們終日終夜在掘着，差不多已經有一個月了，淘沙機的吸水龍頭，已不知更換了幾多次數。但是也正因為如此——一邊是愈掘愈深，一邊是無用的沙泥愈積愈

高起來。這好像是現代社會的象徵，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距離是一天天的遠起來一樣。

這裏的鑛窩，本應不該再做了的；如果需要再做，便是依他們資本家自定的法律，也須得有兩條預防的設備——即一遷徙開上面堆積着的無用的沙泥，與二須在鑛窩兩旁設立支柱。但是這兩層都沒有做到。因為這一種事情，是先要由工友向工頭請求，再由工頭去到廠主那裏去報告了，得了允準才可以實行的。

第一次，工友們看着工頭搖着一根籐鞭，口裏高傲的噴着香烟，走進了這裏的鑛窩，阿元便硬着頭皮向他請求。

“這個塘是不能再做了呢，——太深了；如果要再做，要先弄一點預防才好。——”

“不曉得勤謹的做工，只曉得想東想西；你怕坍下來壓死你的寶命嗎，不會的，你放心。”

工頭是帶譏帶諷的說了就走了。

阿元心裏想，“你這種走狗，自然是壓不死的。”

第二次，又隔開了那第一次說話的時間是兩三日了，阿元又對工頭請求，說了好多的好話，才得着工頭的允許，說給他向廠主那裏去轉達。

再過了幾日，這裏的鑛窩已經沖不到自來水了；從此之後，雖然是工作的環境比較變了一點，——從前是要鎮日立在水裏，讓頭上的烈日盡力的晒着，不住的耙着兩岸的沙泥，使牠連泥帶沙，以及天然的錫米，都混和在這水裏，流到那淘沙機下面的吸水龍頭旁邊，就借着機器的力，把牠汲了上去。但是現在，因為這裏的地塘是掘得太低了，吸水龍頭是再也放低不到這裏程度，所以便只好變了方式，在這上面裝了一架轆轤的架子，工友們便在鑛坑中把連沙的錫米掘起來，盛在吊桶內，再將這吊桶掛在轆轤下的索子的一端，於是這錫米就被運上來。

這一天晚上，深夜的月亮，正是偏了一點西，月光便只照入了這鑛坑的一半。

鑛場中各部份的工友正在起勁的工作着，人影在光明的電燈與皓潔的月光底下來往，帶着兩層的陰影在山坡小隄中蠢動。他們的行動，在雙重的影子之下，正象徵着他們是帶着兩層壓迫的人生，如成羣的螞蟻，在地上爬行。那裏是一條水溝，那水溝的來源，是工友用自來水注射在那山坡，再連同那被沖壞的山坡，一面是混和着錫米的沙泥，混着自來水奔流下來，於是再依着山勢的曲折，流到那最低處的淘沙機的吸水龍頭的下面去。便是在這裏，我們的一大部份的工友，就沿着這一條水溝，立在水裏，開掘那水溝的兩岸的錫鑛。使他連泥帶水的儘量的混入這水溝中，流到那吸水龍頭的下面去。

鑛場中的一切的情形，在阿元的眼中看來，是沒有什麼新奇的；因為他是在這種鑛場中工作着，

已經有四五年的歷史了。他在這四五年的工作的教訓中，只是得到一個不得如此地過着的機械的，把自己的精力，盡量的讓他人榨取的生活的結論。至於那終日終夜的立在水裏，一年到頭的讓炙熱的太陽烤炙，那還是其次的一件事。

在平時，廠家沒有生意，錫米售價低落的時候，便歇了大批的工友的工作，等到有了生意的時候，便又在原有的工友們的身上壓榨，希望他們無日無夜的爲他做牛馬，代他掘金鑛發財。那廠主還口口聲聲說是爲的可憐工友們的失業，所以他不肯購置機器來開採；因爲一用機器，人工的勞力就少起來，只要幾個管理機器的工友就夠了，於是大幫的工友只好失業；所以我們的廠主爲可憐工友們的失業計，心願自己暫時不要發財。但是，在另一方面說，他在工友身上剋扣一點，是不要緊的。他說“年來大家都用機器開採，所以他們的成本就輕了；我因爲市面上的競爭關係，也不得不放低價

錢，低到和他們一樣；但是，僅僅這樣，我便吃虧了；要知我之所以不用機器，完全爲顧慮你們失業起見的，並不是購不起機器，並不是不識得和他們競爭；所以你們也應該體諒廠家的苦心，把工資放低一點；要不然，你們如果不曉得好醜，那只有歇業。”

但是，說廠主真的可憐工友的失業嗎，那也是說說的話；在實際上，他還是一批一批的開除工友的呢！譬如，在半個月以前，有一次，因爲有一個工友因爲天氣過熱，昏倒在鑛場中，有幾個工友，看見這種情形，便丟了鋤頭，前去扶他起來，給他扶到椰林裏面。但是正當這個時候，我們的工頭趕到了。他說不應該爲了一個人的關係，大家都丟了工作前來。那時有一個工友問他：“人要死了怎麼樣？”他說“死了就死了。”“我偏不希望死，還想救活他呢！”這位的工友這樣回答了之後，那工頭的籐鞭，便從頭上下來；“你要救活他！哼！你自己也要尋死

了呢！”“你打，你打！”他丟了那將死的工友，預備了回打招架的姿勢，“你這走狗，好，要死我同你一同死，同你這走狗拚死了，爲工友們除害。”於是兩邊便對打起來。打了之後，工頭是沒有什麼打傷，而那位工友，却是被送到政府那裏去，而其餘的一大批人，却是開除。這一次工友被開除了之後，廠主又到鑛場裏來說，“開除這一批搗亂的壞蛋，是爲你們工友打算的；”又說，“這一批工人去了以後，你們的工作就可以多起來，工作加多，你們的工錢也可以加多了。”其實，在當時的工場中，那一個把他的話當成話，你加多了幾個臭錢便可以叫大家帖服的聽從你讓你搾取了嗎？大家心願讓自己的同伴們在外面挨餓，而分了他們的工作來自己享樂嗎？所以廠主的話，在明白的工友們的耳中聽來，趕直是等於放屁！

現在，這幾日來，因爲各方來電催貨緊急，工作又逼緊起來，所以又開了夜工。所以歸根說起

來，還是廠家的事；做夜工的工友，却把睡覺的時間也去賣工錢，——而其實，却把自己的生命，年齡，精力，加倍的廉價出賣了。誰不知道，這樣日夜的在鑛場中工作着，不會把自己的壽命減少幾年或十幾年呢？何況能否在這種鑛場裏工作到幾何時候，還是一個問題。

阿元自然是也是存這樣心情的工友的一個；明知道這對於自己的運命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但也只能咬緊齒牙，將酖酒當成補藥吃。

阿元立在鑛窩中，仰起頭來看看，明月的光，斜斜的投在側面的沙壁上，但也不十分明瞭。他的近旁點了許多電燈；但因為在地下，總覺得有些陰氣似的。在這裏工作着的工友，一共有十二個人，好像都被陰慘之氣籠罩了似的。

阿元舉起鐵鋤，很用力的向地下掘去，突然有一個新奇的感覺，告訴了他，使他遲疑起來。原來今夜第一次舉起鐵鋤掘下時，還以為這地方是同

平時一樣的堅硬，他也須得如平時一樣的用力；但是，奇怪得很，當他第一鋤着土時，他便覺得那裏的泥土的組織是鬆懈得多了。這是很明顯的事，泥土的組織的鬆懈，便是因爲近了水源，多滲透一些水分之故。在這個時候，阿元好像發現了一條什麼原則，又好像發現了一個死的預兆；因此，他就把鐵鋤停在腳邊，沒有重新舉起，來暫時體味這個新的環境；因此，他就心裏作用似的，覺得腳底的感覺，——從腳底透起來的涼意是與平時不同了。猝然間，他便覺得這一股從腳底透上來的涼氣，立刻透上頭頂，立刻滲透全身，繚繞着他的週遭。

阿元想着這到有些不對呢，要是水滿了起來。但轉心一想，那也管他什麼呢，這樣的身體，何日不被他們搾取着，何日不在危險中過活的呢！因此，他又舉起第二次的鐵鋤來。

阿元一面在繼續工作着，但一面却在腦中馳

騁起許多往事來。在中國，因為兵匪，債務交迫，賣了祖屋時渡洋的情形；到了南洋因為沒有人担保，沒有一定的住處，至被當地政府禁固在一個荒島上兩個星期，流着汗在烈日底下做苦工的情形；在那荒島上出來之後，在繁華的都市上被“馬大”（馬來語稱巡捕為馬大）毆打，被人侮辱的情形，以及他以後蒙了一個同鄉的介紹，得到來這鑛場中作工的情形。在從前，滿望是到了南洋，大可發一筆洋財的；但如今這殘夢是早就消沉了。他時常在心中計算着，錫米的價錢，與廠主的資本與工人的工資，他覺得什麼事情都不如有錢好，因為有了錢，就可以坐着不動，用大錢來生小錢，用大錢來吸引他人衣袋裏少量的錢，甚至於精力與血汗。但是，近幾日來，也正因為這樣想着，他又恨起金錢來；因為金錢是幫助資本家作惡，吸收勞動者的血汗。他至今才知道，廠主之所以能夠發財，完全是發在他們身上，把他們的心血欺騙去，奪取去的。他覺得，

若是照錫米出賣的價錢算來，則除了他們工友的工錢，除了機器上的消費品；其餘的利潤，都成爲廠主純粹的收入。反言之，若是沒有廠主從中攔斷，則除了機器的消費外，其餘錫米的全代價，都是工友們勞工的代價；而工友的每日收入，便應有其每日所掘得的鑛產，除了機器的化費費用以外的他們勞働力的全代價。但是現在的情形，却不是如此。原來他們是先把自已的勞力，廉價的出賣給廠家；而廠家方面，却買了他們的廉價的勞力，掘取天然的錫米，來獲居奇的價值。無怪乎廠家方面，是只要坐着吃飯，住洋樓，坐洋車兜風，反是一日一日的胖起來，富起來；而工友們却只是終日終夜的勞働，還是得不到衣食的供給，還是一日窮一日，一日瘦一日。他也曾經想過抵抗的方法，他想只要我們工友們大家都不給他做工，廠家便沒有辦法；但是他又想到若是不做工時，生活便無從設法的地方，於是又把那意思攔起了。

他又想到最近幾日的事，爲了向工頭說一句話，便重重的吃了他的皮鞭。他說，“這鑛窩是太深了呢！”那工頭的皮鞭便在頭上落下去了，——“你怕壓死你嗎，你這懶貨。”於是憤怒之火便在他的心中燃燒起來，關於利害的念頭已經忘記了。

他開始停住了鐵鋤，高聲的喊：

“朋友們！鑛場是有改變了呢，而且也太深了，……”

他這樣叫了之後，那雄壯而勇敢的聲音，即刻在每一個工友的週遭振動起來，把他們的正舉起的，或未舉的鐵鋤，都完全噤住了。

“窮人們的性命，也是性命呵！”阿元繼續着呼喊，“他們把我們的性命看成一錢不值的糞土，難道我們都心願活埋在這鑛窩裏嗎？”

“我們停工，我們停工！”

“我們到廠主那裏去要求增加設備，增加預防！”

“我們要派代表。”

“不，我們要全體去！”

“不，我不贊成。因為我們鬧了是一定沒有好結果的。”當在這反抗的氣氛十分嚴緊的情形中，忽然聽見有這樣一句站立在不同的情調上的呼聲，於是大家把目光移到他的身上了。

那個工友叫廣六，因為他從前曾經受了幾次廠主及工頭的壓迫的；但是他不曉得繼續，他似乎只曉得以往的廠主對他的酷待，便是不可移易的教訓。

“你也受過苦痛來的，你這沒有志氣的走狗！”

“你不贊成，你就永久去拍廠主的馬屁去！”

“不！”廣六厲聲的說，“我是正因為受了教訓，恐怕大家不齊心，反是弄得不好，吃了苦頭，不如事前不要鬧，免得自討苦吃呢！”

大家的聲音有些默然了。

“我不是沒有鬧過喲！我不是沒有勇氣喲！我

從前的勇氣，恐怕還比你們高幾百倍呢！”

果然大家的聲音是更加沉默了。

“不，並不是這樣說！”這是阿元的聲音。“廣六的教訓，不能真是不移的定論；你要知道，我們的生命，是除自己以外，更沒有人顧惜的。”

這時候，因為這鑛窩裏工友都停了工，所以那些在鑛窩上面管理轆轤的工友，也莫名其妙的因為沒有工作而停工了。因此那工頭即從裏面罵了一頓之後，探聽了一些消息，以為下面是已經罷工了，便氣虎虎的從側面的斜坡中走了下來，他搖着手裏的皮鞭，稜着眼睛射人。

大家按着手中的鐵鋤。

“懶東西，尋死了嗎？”

皮鞭在工友們的頭上跳舞了。

“你不能隨便打人！”阿元抗爭的說：

“我不可打你這種狗東西嗎？”那皮鞭又跳到阿元的頭上。

“不，你要講理！”

“你講理，你想死呢！”

“我們正因為想不死呢，難道我們的生命是這樣的不值錢。”

工頭的皮鞭在阿元的頭上愈蹴躍得利害了。

“我沒有工夫和你這狗東西講話：等一下請看你的生命值多少錢。”工頭一面說着，一面又把皮鞭順次在各工友們的頭上抽過去。

“你們有狗肚腸，你們自己回想；要怎樣，也聽憑你們自己。”於是他便揚長的走上斜坡去。

阿元見工頭走了，覺得心中的一片憤火，不知如何措施才好。工友們還是按着鐵鋤沉默着，但外面的全鑛場，三百多的工友，除了那裏幾十個工友在特殊的部份，即在那高高的架子上的成道中工作着的以外，大家多知道這個消息了。因為這個鑛場雖大，許多工友們都螞蟻一般的爬在地上工作；但却一路一路的都可以傳通消息，可以暗示說話。

這鑛場裏的接匯合處是那個淘沙的吸水龍頭，從這吸水龍頭，沿着水路上去，每處隔不了三四尺的地方，就有一個工友立在那裏工作着。我們若是從這吸水龍頭倒溯上去，這條小小的水路，却正如天然的大規模的江河一樣，在它的上流，也是被三四處不同方向的江源集匯成的。那江源，有的是劃分了天然的水流下來的，有的是用大力的自來水龍頭來向鑛岩冲射，使他射碎了泥土碎岩，再混着流水流下來的。但是無論這鑛場中有幾個源頭的流水，而工友的工作的地位，却始終是分佈着在水流的沿岸，隔着三四尺站着的。雖然阿元和他的幾個工友在工作着的鑛窩是一處特別的地方，但在他的上面，有轉轆轤的工友，在轉轆轤的工友的旁邊，有担錫泥的工友，即担從鑛窩中掙起來，再從轆轤中轉上來的錫泥的工友，而這担錫泥的工友却來往的能夠把那個消息傳到那些立在小路上工作着的工友了。至於一傳到了那裏的工友

以後，那正如血液循環一般，立刻便能傳遍全身的。所以，這一夜的關於的阿元們的消息，也在這種的情形之下傳遍了。

傳遍了這全鑛場，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們只是把這件事情當一個消息傳一傳，覺得今夜是有這麼一回事發生就是了。因為他們工友當中，有好許多是採忍耐主義的，有好許多是只是自嘆命苦，說是自己的命運不濟，不要非份強求的；還有一些呢，便是因為碰了幾次壁，採取了廣六的態度的。這其間，雖說也有好許多是有了覺悟，富有反抗性的工友，但畢竟因為分散開來，而且是人數太少，事先並沒有聯絡，所以大家雖然知道了這個消息，但在表面上，還是沒有動靜，好像永沒有知道一樣。

在那邊的鑛窩裏的工友們，還是兩手按着鐵鋤，無神的站在那邊出神，生活的鞭策與工頭皮鞭的鞭策，簡直是使他們不知如何應付；——爲了生

活的鞭策，他們只得屈伏在生活下面，又只得屈伏在工頭的皮鞭下面；但一面又因為皮鞭的鞭策的關係，却特別的覺得工頭的壓迫的過分的嚴酷，與廠主方面的無理的毒很，使他所有不得不起來反抗，不是打個你死我活，不能再有第二條出路之慨。

他們躊躇着，便是廣六，也沉默着不想說話。

“我們不能再躊躇了，工友們！決定吧，躊躇是將刀提給敵人，等敵人來殺自己的辦法；不然，便是投降，永生永世做奴隸；便是把生命交給他們，聽他們把你如何支配就如何支配。工友們，趕快決定吧！”阿元忽然喊了起來，那聲音的响亮清晰，直可使鑛窩上面的工友們聽得也十分清晰。

“趕快決定吧，再等一下，那些狗來了，就不好應付呢！”阿元繼續着說。

“幹，幹！幹他一下試一試，至少也可以嚇一嚇他們的狗胆！”

“幹，先打死那隻工狗！”

“好，起來，也給他們看一點我們的利害！”

工友們是聲勢洶湧的喊了起來。

“工友們，光是我們幾個人幹是不相干的。第一，要聯合全工場的工友；第二要大家齊心協力，同生同死，鬧他一個暢快；第三……好，就是這樣吧！”

但是，正當這個時候，工頭，——工友說是那隻工狗，却帶了二十多個的馬大匆匆的從側面的斜坡下來了。工頭沒說什麼，只用皮鞭對着正在說話的阿元一指，許多馬大，便如螞蟻一般的麤集在他的身上，他不能掙扎，立刻被捆縛起來。

工頭見阿元被縛之後，當即開始演說：

“你們倘使不想做人了，那末，請跟着阿元這壞蛋鬧；不然，你們便得改過做人，好好的，安分些做工；不過，今晚，你們却應該多做兩點，不然的話，就請看看阿元的樣，你們想一想，知趣一點。”於

是工頭吩咐四名馬大留在那裏，他自己便帶着馬大把阿元牽去了。

工友們都沒有話說，因為阿元的被捉，大家便失去了阿元剛才給他們鼓勵起來的勇氣。但，勇敢雖是被威脅着了，而無名的憤怒，却澎漲起來，充滿在胸孔中。大家相互看看，又看看在那裏監視他們工作的馬大。胸中充滿着的憤怒，似乎都要爆發了，只是等着引火的火線，等着有誰開頭。

腳下的水，已漸漸的多了起來；在剛才。好像只有一點濕，但如今却似已經濕透了水了。

靜默中，好像聽見有螻蛄爬行的聲音，他們都注意到兩面的壁間，兩手還是撫着鐵鋤。在一處岩壁上，那裏已有一支沙泥和着水向下流着，水勢愈流愈大。一瞬間，他們看着的，立刻匯成一個大水流，沙與水攪成一片的奔騰了下來，正如出了山蛟。

工友們發急了，心中就想跳出這裏，把廠主及

工頭們打死才心願。但有的却立刻用鐵鋤在握着別處的泥來彌補。

轉眼間，沙泥已經如水一般的坍下來了，他們連轉身的時間都沒有，那泥沙已經從頭崩下，立刻填滿了他們的腳下，從腳脛起，填滿上來，大家站着，一點也不能移動；他們葬在沙泥中，正如立在水中一樣。

那四個馬大也跳身不及了，立刻同他們一樣的被葬着。他們看看這四個馬大，胸須填滿的憤怒之火爆發了；當即奮力的舉起鐵鋤，對着馬大的腦門斫了下去。——這總算是他們的發後的反抗的精神的表現。但轉眼間，第二次的崩潰又下來了，那又是連着泥連着水一連潰了下來，於是不分什麼，從平膝滿到下腹，滿到胸部；再是一瞬間，滿到了頭上。於是他們生理了，他們便這樣的葬在那鑛窩的水中了！

他們一生的生活，是代資本家掘寶，用自己的

血汗把資本家的地位築高了，但自己的立腳點，却是愈掘愈低了。於是便算代自己掘坑。於是他們便自己埋葬了自己。

他們一共有十五個人，廣六等是十一個人，再加上馬大四人，於是就活埋在這一百多尺以下的地底了。霎時間，那裏的地面是填平了。他們便這樣的葬在那裏。

下

第二天上午十時，全鑛場的各部，仍舊是如常一樣的工作着，淘沙機器的烟囪，仍舊在冒着黑烟，那吸水龍頭，仍舊在軋軋的吸着泥水；各地的水溝的水，仍舊很湍激活濯的流着；水溝兩旁的如螞蟻一般工作着的工友，仍舊如平時一樣的疏疏的一點一點的列佈，蠢動着。只是各地的工頭，在巡邏着特別的忙碌吧了。

這在形式上，好像作夜的那十五個的生埋的，是並不成了一件怎樣重大的事情似的，所以對全

鑛場說起來，並不見得受了若何的影響。

只是，我們若是抬起頭來向那昨夜被沙泥及活水填平的地方看，你因為看慣了那裏的形狀，便會生出一些不同的新印象來；若是在新到鑛場中參觀的人，那一定不會疑心，那處用細粘而勻淨的沙土鋪了湖沼的，淺淺的水塘，便是那生埋了十五個人的地方。

但是，在那裏，却有七八個中國女人，兩個馬來女人，領着一羣小孩兒女，大約大大小小共有二十餘人，瘋瘋癲癲的在狂笑着。她們在憑吊她們的葬在鑛坑下面的丈夫和父親，她們在呪咀着那殺人不用刀的工頭與廠主。

當她們正在哀哭的時候，那廠主的新汽車，却昂然的駛了進來，後面帶着兩道迷人眼目的泥粉，好像在表示他的威風似的。車子停在出事的地點，即那些婦女孩子們在哀哭着的₁地方。從車子裏跳出來的，除了廠主，廠主的最親信的經理，以及政

府裏的偵探局長以外，還有兩名侍從。正當這兩名侍從從車子裏跳出來時，那直接着的第二部汽車與第三部汽車又停下來了。這兩部汽車裏所坐着的是包探局的包探與巡捕，以及廠主的用人與工頭等。

在政府與資本家的傭人們，即包探與工頭等的眼中看來，那些哀哭的女人與小孩子，的確是非但討厭，而且在廠主及局長的面前，面子上是不大過得去的事情。於是，這好象是他們的直覺似的，正如受了相當的涵養與訓練的富人們家中的守門狗一樣，只要看見那衣衫襤褸一點的人便不待主人的吩咐，虎虎然趕了上去，要嚇走在他眼中看來以為是會使他的主人難堪的一羣哀哭的婦女子孺。在一剎那間，那些婦女與小孩子，果然是被他們的威猛的情氣，與巍然的外表所鎮壓住了；停了哭，用含淚的眼，發呆的釘住他們，向後退了幾步。但是轉瞬間，他們又哭起來，而且不肯離開那個地

方，成羣的擁了回來。她們口裏嚷着，意思是說她們的丈夫是活埋在地下了，非把屍體趕快掘出來，她們是不肯離開的。但是工頭與包探，却是爲討好主人起見，總想在主人前面表示一點殷勤的事情出來，以博主人的歡心。這種行爲，也是直覺的受有訓練的走狗的舊把戲，牠是一面向他人狂吠，一面却是頻頻的回轉頭來，探探主人的表情，向主人搖着尾巴，待着來賦與的眼色的。

“走，走，滾，滾！”

那包探是用着兩手來攔，又用腳來踢。

在自己已經當了走狗，而却不曉得自己是走狗的走狗的眼中看來，他以爲這一羣拖泥帶水的，號啕哀哭的婦女與小孩，乃是一種不同於人類的牲畜；而這一種牲畜又是能夠散出一種討厭的氣味，使他的鼻子先嗅到，覺得一定要使他的高貴的主人難堪的，所以使用趕牲畜一樣的情氣，來驅逐這一班除了哀哭，沒有組織，沒有對付辦法的婦女

小孩。

“滾，滾！頭家來了，還不快些滾開，在此地糊纏！滾，滾！”

但是，那裏走了一個女人上來，她非但不肯滾。她斂着眼淚，帶着驚惶而果敢的表情，多時說不出話。

“我們不能滾呢！”

“不能滾？你也要活埋在這裏嗎？”

“如果我們的親人不能交出還我們，如果廠家不趕快給我們掘出我們的親人的屍身……”她的話還未說完，但忽然又終止了下來；她斂着鼻息，張惶着搶上幾步，腦門上冒着熱火。“那，那一位是頭家？”好像不知是誰向我們的這位剛從汽車下來，用司的克支住腰部在昂然的贖觀全個鑛場的廠主，暗示了一下，於是這位女人，便檢上前來，拉住了他的衣襟，跪在他的身旁，等不到他的迴避或拒絕，便大哭起來。

這，這還了得，而尤其是對於一位在社會有了地位，對政府中有了來往，已經成了高等華人了的廠主，自然是大大丟臉，而且是使人發恨的事；於是，爲職責所在，而且爲了獻媚，這幾位立在旁邊的包探與工頭，是要上前效勞宣力，預備給她拉開了。

但是，這裏還沒有開始拉，那裏的，剛才立着看的一羣骯髒的低等社會的婦人與小孩立刻如觸了電一般的，一擁的擁了上來，團團的跪在廠主的前面，放聲大哭起來。

“我們是不能再活了的，我的天呀！”

“我們的丈夫是只賣給你以勞力喲，並未賣給你以生命；如今請交還我們的丈夫的性命！”

“我的丈夫是我們一家人靠着生活的支柱，如今，呵呵，天呀，我們將怎麼樣呢？”

還有，小孩子的，大人的，辨別不出的哭聲，是悲號？是請求？只是繁複的嘈着的。

廠主是差不多逼得不得交開了，他想走開，但是沒有辦法。至於那位同來的政府中的人員，包探長，也是被圍住了，處在一樣的情形之下。廠主抬起頭來看了一轉，好像是找尋救援的人，或授命人來救援的樣子。

包探長忽然吹起哨子來，於是就近的工人，工頭，以及廠主特別僱用來在鑛場中各處巡視彈壓工人們的“馬大”，都聞聲麤集來了。

這許多人，好像還是莫明其妙似的，只是麤集着團團轉轉的包圍着，擠成一堆。於是那包探長，又下了命令，那幾個工頭，包探，以及鑛場的專雇巡捕們才開始對着那些女人與小孩進逼，吩咐他們即刻散開。但是她們却是當作沒有聽見，哀哭的，激昂的，要求的聲音，紊亂的叫着，不肯停止。好像便在這個時候，要拖住了那個廠主，把他立刻撕成一片一塊了，才可以為她的丈夫們報仇，才可以舒一舒鬱氣。至於那要求發掘屍骸的事，料理喪

葬的事，撫恤養老及賠償生命的事，却似乎都在其次。

在人叢中，包探長在腰間掣出手槍來了：他第一先帶着人道主義的假面具，驟然的向着空間砰的放了一槍，第二才把槍口對那一羣婦人與小孩描準；他說着極勉強的馬來話。用左手在不住的向後指點，叫她們“快滾！快滾！”於是，她們當聽見槍聲之後！便受驚的把眼淚擎住，噤住了哭聲，很張惶的注視着那手槍的槍口，一步步的向後退去了。

婦女們退遠了之後，廠主才舒一舒氣，頹喪的如出重險，回頭向着汽車招手。等到他坐入汽車之後，才由恐懼，張惶，害羞等複雜的心理，轉入了決斷的狀態，而發起怒來。她用英文說話，告訴了那個包探長：

“你開槍罷。打死他幾個再說！”

“犯法呢！”那包探長還戴着文明的假面具在躊躇着。

“不要緊，犯了法算是我的；打死她幾條臭雌狗，一併算帳！”

於是砰砰砰的，一連三槍。

這三槍是完全中命的，還有許多沒有打中的人，都是星散的飛跑起來，那種匆急而張惶的情形，真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三槍之後，槍聲是停住了。那個包探長右手握着手槍，槍頭橫了過來，讓左手輕輕的按着，覺得那槍筒上微微的有點暖意。他帶着一種徵求同意及自負的表情，似笑非笑的走近廠主車前，用一種奇異的眼光看着廠主，沒有說話。

這是廠主親眼看見的，他看見包探長一連放了三槍，那一羣向後退去的婦女與小孩，便一連三個，應聲倒了下去；於是他好像才舒了心中一部份的悶氣，面孔上又轉了一回表情，吩咐汽車夫開動了汽車，在鑛場中匆匆的兜了一轉之後，便開到那走出鑛場便可在椰樹及蕉葉的蔭中望見的，他的

第四個姨太太住着的別墅裏去。

當汽車開進別墅的園門時，那喇叭的聲音，早已喚出了第四姨太太，立在廊下歡迎了。恰巧在這個時候，那電話機上的鈴嚮了起來，他好像不知觸着什麼似的，把心裏正想着的，會見了四姨太太的舒展的心情，即時收斂起來，走到電話機旁，掣起那電話筒放在耳邊。那電話是從一個在政府中做事的朋友打來的，他是告訴他，說昨天晚上在鑛場中捉去的工人，因為當他被捉之後，那鑛場果真坍了下來；政府以謂那個被捉工人的要求廠方先事防備，並沒有犯了何條法律，所以把他判成無罪釋放了。

“但是，他是一個倒亂的煽動家喲。”廠主在電話機前面，大聲而憤恨的高呼着。

“已經宣判了釋放呢！”電話中的聲音，好像覺得已經是無可如何了的樣子回答。他把電話機擲下，回過頭來，却看見他的四姨太太嬌艷的站在他

的身後，向着他在送嬌媚的眼波。他順手穿過她的頭際，無意識的把她摟抱着，走入她那充滿嬌媚的情調，與芬芳而引人肉感的氣氛的房裏去。他好像是忘記了鑛場裏曾經壓死了的十幾個工人，忘記了那在鑛場拖着他衣裳哀哭的可憐無告的婦女與小孩，他更忘記了他自己剛才指使了僧子手，走狗，殺死了三個無辜的女人似的，縱慾的在與他的女人擁抱接吻了。

那三個被擊的女人，一個是四十幾歲了的女人，便是前面所說的工友廣六的妻子。她有三個男孩子與四個女孩，他的最小的孩子，還是抱在手裏的，其餘的，最大的還只有十四歲。她是靠着廣六掙來的工錢來養活一家的，但是廣六是在昨晚活埋了，她自己在今天被人槍斃。當她被擊的時候，她是抱着她最幼的女孩在左面的腰間的；但是不曉得那子彈怎樣一來，却斜斜的從她的腦後穿進，在腦壳中轉了一個曲折，又斜斜的從右面的面頰

上穿出。她當時便跌在地上死去，但她還緊緊的抱着她的女孩，不肯放手。她的血是當即流了一大堆，她的小女孩便全身染在血泊中；她的同來的幾個孩子，便圍着她哭泣。還有一位女人，是只是二十七八年紀的樣子，不曉得那一個工友的妻子。她的子彈是從左面的肩膀下面進去的，却在腹腔裏流到右面的腹部，再從那裏出來。她跌倒之後，一時還能夠呼喊，能夠在地上爬行；但因為流血過多，她終於在她自己的血泊中掙扎不住，漸漸的斷氣了。第三個却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聽說她是新從中國來南洋，因為在中國的母親死了，所以才被人帶來依附她父親為生活的；但不幸得很，她父親也在昨晚被廠主活埋了，而她自己，今日也被他的走狗槍擊了。但她並沒有打在怎樣的要害，她僅僅有粒子彈飛過她的肩頭。她的這一隻左手，恐怕有跌下來的危險。她是用着右手捧住了左手，在號啕的哭着。

因為是開槍以後，所以有許多工人都跑過來圍着觀看；可是那可惡的工頭們的手中的皮鞭，還是如平日一樣的，在各人的頭上跳舞。這是在人命上面，再加上人命的事，但在有錢的廠主看起來，是並不值得怎樣驚異的，所以才去與小老婆擁抱；而且，即是在做慣了走狗早已忘記了他自己本來的出身的工頭看來，也覺得並不是怎樣一件稀奇的事。流着血，在血泊裏號哭，在血泊裏掙扎，甚至在血泊裏死去；在工頭看來，仍舊是無關心的一件事。他好像在這世間上所曉得的便是督促工人做工，幫助廠主趁錢，用皮鞭在工友們的頭上出氣，除此以外，便什麼事情也不曉得了的樣子。

“滾，滾！狗，狗！你們想不做工了嗎？”

他們的皮鞭在工人們的頭上抽着，他要壓迫着工友們離開那兩具死屍。

但是，正在這個時候，那個昨晚被“馬大”捉去的工人阿元却被放回來了。阿元今日的心理，是很

複雜的；他是痛恨那廠家之蠻不講理，工頭的助紂爲虐，無端的要把他拘捕起來；但他一面又覺得應該大大的感謝他們，因爲他們倘使不是把他硬強的拖走，他是無論如何，也要同他那十幾個同伴，共同的被埋了的；他想，他們把他的生命留着，或者要他爲工友們報仇呢！他在公堂上時，心裏是又氣又恨；但他却能簡單的陳述理由，說他是爲許多工友們的生命計，向工頭請求設法預防，而工頭却認爲這是不應當的舉動，所以才被拘捕的。但現在的事實，已經給他證明了。當他被捉出鑛坑之後，那鑛坑不是即時坍塌了下來。把所有鑛坑中的工友都埋葬了嗎？政府因爲廠家方面沒有到堂，事前又沒有關照，聽了他的訴詞以後，便匆匆的給他釋放了。他釋放了回來，自然是心中非常快活，但當他走回鑛場，看見那裏的工友在圍着觀看兩個死屍，而工頭的皮鞭却不住的在他們的頭上鞭打時，他心裏又增加了幾層憤恨。

阿元很起勁的擠入人叢中去，他第一句便是向工頭抗議的說話：

“人是被打死了，但難道不可讓他們看一看的嗎？”他說了之後，又大聲的繼續着對那裏的羣衆說。

“不是看的時候，是應該想出辦法來的時候呢！”

許多的眼光都注意着他了。

“你們只是哭着哭着，是沒有意思的；你們要擠在一處聚觀，更是沒有意思。現在，我們要想出方法，第一，派人去見廠主，第二，還須得派人到華民——華民政務司爲專管理華僑的政治機關，——去，要華民出‘三板’（馬來語拘條傳票的意思）‘來沙拉’（馬來語吃官司的意思）他。因爲這是幾十條的人命問題，並不是小可的事情呢！”

那時，鑛場中的一大部份工友還在做工的；那裏吸水機的機器烟囱正在冒烟，那從淘沙架上流

下來的泥水，正如瀑布一樣的掛着，流入那旁邊的積水的水塘。

阿元把前面立着的工友看看，工頭看看；他覺得沒有什麼辦法，於是又舉起頭來說，

“你們立在此地看着是什麼意思呢！這並不是好看的事，這種事，只要廠主高興，誰都可以臨到的。誰說我們在鑛場中工作，再沒有第二次的鑛坑的坍塌的危險；誰說我們在廠主這裏做工，再沒有第二次遭遇劊子手開槍的事發生？我們之中，誰能夠保得自己的生命沒有危險？”

工友們是面面相覷，屏着氣靜聽着。

“廠主是只要我們的血汗，不管我們的生命均；他只要我們的血汗給他吸盡了，你死了也好，他橫豎是可以再招一名補上去的，於他是沒有什麼相干！”

“譬如這一次的鑛坑的出險，——呵！竟然活埋了這許多工友！——我們是事前幾次的報告過

了的，但終於若沒有這麼一回事一般，至於那些工頭們，呵！——”

他說到此，又抬起頭來，把立在那裏的幾個工頭看了一眼，於是他把以下的話縮住了。

他想了一想，他問工友當中，有誰能夠同他一道到廠主那裏，代表被難的家屬去說話的；於是那裏走出一個青年工友叫文隆的，與一個老年的阿牌來。他說：

“你們婦女孩子們，同着我們三人同去，一切的工友們請先返去做工。”

於是阿元，文隆，阿牌三個人走在前面，那些婦女與子孩們便隨後跟來。那個被擊斷了左臂的女孩子，用右手捧着左臂，還能夠哭喪着跟着他們走；因為在她，如今已經是沒有親人沒有去處了。他們一羣人散了之後，在那裏便僅僅留着兩具在血泊中躺着的死屍。大概，她們與她們的在地下活埋着的丈夫，便由她們流出來的鮮血。流滿了地

上，漸入了地下，遙遙的連結起來了。她們的屍骸的躺在地上，好像正要暴露那廠主的罪惡一樣而暴露着；同時，她們也好像要做地下的死屍似的標記，說是在這兩具死屍之下，還活埋着十幾具死屍。

他們一羣人走出了鑛場，再走入椰樹林中。因為椰樹高高的把太陽遮着，所以走下椰樹蔭下，各人到覺得一股涼氣；到了這時候，各人才知覺到他們一羣人剛才都是站在炎炎的赤日底下的。

走過了椰林，又是一片芭蕉林。芭蕉，在南洋是產生香蕉的；當人們走過去時，那從芭蕉的大葉中伸出來的一串串的香蕉，便似乎輕輕的在他們的頭上摩撫。這在平時，或者可以使他們感到一種所謂接近大自然的和諧，但在今日，却使他們感覺得一切都被資本家所佔有。走過了芭蕉林，接着就是一團厚厚的修得整整齊齊的金竹籬。那竹籬的內面，是錯雜的種着各種熱帶所特有的奇樹；有幾

株的樹上，這時正開滿好大的紅花。從竹籬門進去之後，兩旁的夾道，是錯落的順次排着各種盆花。那條夾道是灣灣曲曲的通到客廳。這客廳是他的別墅的五間大洋房的最中的一間，於是乎他們走了進去。

這樣襤褸的工人以及工人們的妻子，是從來沒有到過這樣幽雅的地方的。因此，那裏的傭人是覺得詫異，而這裏同去的婦孺，也是特別的被那些眩目的裝飾所眩惑，東看看，西看看的。

阿元對着那個傭人說明他們的來意，說了之後，那傭人才去請了廠主出來。

阿元他們三個人是立在廊簷下，許多同去的婦人都立在階前。廠主出來時，阿元頭皮緊緊的，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對廠主說。

“頭家！你知道，昨晚東三區的鑛坑，已經壓死了十五個人呢！”

“是的，我知道了！”廠主昂然的淡然的回答。

說了又把那雪茄烟斗放在嘴裏，扁着嘴，把口腔裏的青烟從鼻孔裏擠出。

“不過；頭家，他們壓死了。他們的家屬就要餓死了呢！”

“她們難道要我養活嗎？又不是我把他們壓死。”

“不是你還有誰？難道是他們自己！”

“總之，這是天數，我的鑛坑，也是損失不少呢！”

“並不是這樣的話，你的鑛坑損失了，他們用他們的生命殉葬了還不夠嗎？”

“……”廠主的鼻孔裏噴着青烟沒有回答。

“不過，問題不在這種地方；我們的來，第一，是要求快點把屍骸掘出來；第二，是說一說每個人的人命費；第三，才講到他們這批家屬的贍養費、子女教育費等等。”

“你們今天是特地來辦這件交涉的嗎？”

“是的。非但這一件，你今日還打死兩個人呢！”

“你們去罷，我沒有功夫同你們多說。”說到今日的打死人，廠主好像不高興說起的樣子，要把他撇開。

“不，你知道你是犯了罪沒有？”

“誰犯了罪？哼！”廠主把嘴裏的雪茄烟到取在手裏，說了這一句話之後，就走進去了。

“頭家，你不能走，你還沒有回答我們的話呀？”

“哄！”他又在客堂的門檻內站住了。

“我們問你，你不能走”——阿元的說話的聲色已經嚴厲起來了。——“你的鑛坑違背了政府的條例，視人命如兒戲，壓死了十幾個工人；你今日又當衆行兇，唆使他人，用手槍打死了無辜的婦孺兩人，受傷一人；你究竟如何辦法？”

“這，不要你問，我自有辦法！”他的心裏也有些震動起來，但仍在用手指敲着他烟斗裏的烟灰。

“你不怕犯罪嗎？”阿元是聲振洶湧的問。

“不要你們管，你們去好了。”他說着又走進去了。

在無可如何的情形之下，大家退了回來。

這一夜、阿元仍舊到鑛場裏做夜工。但那夜沒有月，烟霧迷濛着椰林，鑛場中各處的電燈都籠罩着一圈厚厚的水汽。阿元是因爲那一日沒有做日工，所以在那晚七點鐘時便走入鑛場中。

阿元先走到那個吸水龍頭的地方，那個守龍頭的工友，就開始告訴他，說：“昨晚壓死了活活的十一個人還不算，今天早晨又活活的打死兩個人呢。”

阿元接着說，“是啊！現在的廠家，真是不講理了；我們今日去說一說，他還睬也不睬呢！——這，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命計，爲了已死的工友們復仇計，我們到要想個法子呀！”

那邊有一個工頭走來了，阿元很安閑的拿出

一支紙烟來，裝着沒有看見誰來的樣子，來向那個守龍頭的工人借火；他點着烟，當第一口的青烟從他口中噴出時，那工頭已走到他們身邊了。他交還了那個工人的火柴，輕輕的說一句“等着消息吧！”又很安閒的走開了。

他沿着那小路的邊岸走，走不到二三丈路，轉了一個灣，那裏樹着一盞電燈，那電燈下是蓋了黑影，於是他又立在那裏，同那個工友談話。

“朋友，爲了那十一個被壓死的工友，爲了那兩個被手槍打死的女人，我們應該表示一下呢！”

“正是呢，我也是這麼想；今日我是看那包探長開槍打死人的；我當時恨不得跑過去把他的手槍奪來，打死那些走狗，以及走狗的走狗，以及那個指使劊子手打死人，而打死了人還在微微的笑着的廠主。——可惜我沒有傢伙，如果有了，我還去幹他一下，出一出氣。”

“朋友，你要當心你的說話呢！”——阿元把他

拉到電燈的黑影裏立着。——“現在，我要你暫時丟開了你的工作，我們且分開來，鼓動鼓動大家的情緒。我們只要他們等着，聽我們的命令。”

於是他們便在黑影中跑出，分頭去接洽起來。

這時的天忽然下起雨來，而且下得很大。在南洋，這種雨是常有的，所以也沒有什麼稀奇。但正在下雨的時候，那隨着工友因為躲雨而退到淘沙棚下面去的阿元，忽然聽見他的工友，即是剛才與他分開向各面去接洽的那個工友禮和，在他的後面輕輕聽他的聲音，他急忙回過頭來。他們本來是決定先向各地工友接洽一下，待得各方的工友都同意之後，再來給廠主一個總罷工，使他在這市價很好，等着交貨的時候，受一個好好的教訓。

那時因為大雨，每一個的工友，都紛紛的退到淘沙棚的下面，或是那鑛場的旁邊的“亞搭”屋中去了。電光交蚌的閃着，雷聲震人的響了起來。鑛的水澗中，頓時奔騰着流水。

那離開這個鑛場不遠的舊的鑛場的水塘，(儲水湖)，即是從現在的鑛場的淘沙棚中流下來的泥水的積蓄處，這時也頓時使人覺得特別的洋溢起來。以地勢論，那個儲水湖的水平面，是足的高過這^天一面的鑛場幾十英尺乃至一百左右英尺的；但一向因為那邊築得很高的岸，與這邊的鑛場的一部分的水而漸漸的從那裏放過來流通着，所以也不覺得什麼。但如今，却因為大雨的關係，那裏築的邊岸是漸漸的已經有了輓坍之勢；而且那大雨也驟然增加了池中的水量不少。

這時禮和不知怎樣想起來的，忽然他擠到那些工友在躲着大風雨的淘沙棚下，在阿元的肩上輕輕的一拍，把他叫了過來。他沒有等他開口，便把他拖出那躲雨的棚下，在黑暗中跑上那儲水湖邊上去。在鑛場中，他們的鐵鋤，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帶着的；於是他們便盡力的在那處邊岸開掘。他們要把水池中的水統統的搬移了過來，讓這整個

的鑛場沉沒了，才可以舒一舒氣。

他們本來已經在各地接洽了許多，約着他們等他的命令，乘機有一個表示；所以這時候的工友，一大半都已經是情緒很緊張的了，但他們並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舉動。

正在這個時候，那雷與電驟然在他們的前面發生起來，鑛場中的某一盞電燈忽然流了電，一時間全場光明，如同白晝，但一轉瞬，全場的電燈都完全黑暗了。於是大風帶着狂雨，一陣陣的打擊到工友們的身上，他們在黑暗中不由得不振起精神來，他們是手挽手的聯結着了。他們要在這情形之下，打出了黑暗和暴力的壓迫。

在黑暗中，在大風狂雨中，阿元與禮和把那個儲水湖的口開了，湖裏的水，便滾滾的向這邊鑛場流來。頓時間，那湖口因爲水的衝激，立刻變成一個大大的水口。於是鑛場中便一點點的把水填滿了。

當阿元與禮和跑回了工友們的隊伍中時，在那裏的工友們，已經很了解這種舉動，同聲一致的很起勁的喊：

“我們把這鑛場水葬了吧！”

“我們把這吃人的鑛場水葬了吧！”

“我們聯合起來，給資本家廠主唱葬歌：我們爲被壓死的工友復仇！”

於是這泥水填滿了整個鑛場，正如經過了變革以後的社會，沒有任何階級存在的那麼水平；於是那工友們的歡呼的聲音，已經透過椰林，透過芭蕉林，而一直搖動了那資本家的住屋的別墅，以及資本主義的建築。

(完)

二九.四,十六作畢,南洋。

此
页
空
白

剿 匪

此
页
空
白

剿 匪

這幾日來，風聲一天緊似一天，城裏是日夕的放哨，城門是不到太陽下山就關閉起來，斷絕交通。大家都說東鄉有多少土匪，如何如何的要進城，西鄉又有多少共產黨，如何如何的在那裏繳槍，預備進城。省防軍是全數開出去了，但說恐怕不夠，要到鄰縣去借兵。城中是空虛的，只剩有幾個放哨的司法警察，所以戒備要特別嚴密。

前幾日，聽說東鄉海灣口有二三百土匪，聚集在李姓的祠堂裏，要李祝秀先生拿出三千塊大洋做開拔費，要開拔進城，不然，便要拔人燒屋。這消息傳進城裏後，城裏的富人又是偷偷的捏一把冷

汗。於是縣長也覺得這事情是危在旦夕的，便同省防軍的營長商量，趕快統領大軍去剿匪。

兵士在走出東門的時候，忽然聽見頭上的老鴉，在呱呱的亂叫，不免都覺得自己的心裏有點異樣。這自然是普通的心理，拿了國家九元錢一月的糧餉，——三元錢一月的飯費先要現錢付了的，而每月的糧餉還是要一月兩月三月的拖欠着的當兵的生活，誰高興用性命拿出來與土匪們拚命呢？何況據謠傳，又說李氏宗祠中住着土匪足足有三四百人，而且一大半都是有傢伙的，木壳槍也有五六十支呢？

“呸！”這一隊兵士的一個，因為聽見老鴉的叫聲，好像發覺有什麼不祥之兆似的，便呸了一聲以期趨吉避凶。

但是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向前進行。

這個年頭兒，除了幾個有錢的富翁以外，誰個的日子是好過的；不用說遠，便是他們到東鄉去剿

匪的兄弟當中，有那一個是生活過安泰的。在失了業，閒着沒有事做的時候，覺得能夠去喫一名糧也好。但這真是沒法的事呵！——在軍營中，誰不厭倦這軍營的生活呢！

好像在安縣這種地方，革命的潮水既已流過去了，青天白日旗既已掛上了以後，戰事是大概少於發生的；只是恐怕還有土匪，或是兩村異族的械鬥發現時，還得用到出差。

在營中住着，怪悶氣的，而且便是推推小牌九，贏來輸去也都是在自己弟兄們的手中，沒有多大出息；所以出差到是好去處。出差當中，頂好是人命案，檢屍等，次之是禁煙，或鎮壓械鬥。

因為他們營裏的兄弟，一到了鄉下之後，不怕主人不殺雞宰羊給他們吃的；他們識相的便自己殺，樂得做做人情；不識相的，誰管得這許多，弟兄們自己會動手。至於素來的所謂剿匪呢，那還不是祇到了一到，在村莊的什麼人家，大吃幾天便回來

消差了嗎？

但是，這一次可不同了；第一，這幾日風聲緊得特異，——就是官長們也覺得這次不很尋常；第二，平縣的翠蘭鎮被八九百豎着紅旗，持着鐮刀鋤頭的土匪圍燒了，也是實有其事；第三，土匪聽說有三四百，而且有好傢伙，你這幾個兵走去也當不了什麼？第四，真真的土匪，他們是拚命的，而當兵的却是“紙老虎”，只能到一到，給他們嚇一嚇而已，如果他們真的要拚命起來，兄弟們的連吃飯九元錢一月的性命，是不高興和他們拚的；還有，第五，……

總之，這一次是非同尋常；在平常出差的時候，一出了城門，兄弟們腳就輕起來，精神也活潑起來，隊伍可以隨便一點，說話也多了，關於吃的，關於賭的，以及關於女人的，無所不談；但這一次的出了城門，第一就聽見這不祥的老鴉的叫聲，叫得每一個兄弟們在胸頭發跳。他們各自在心中

依着自己的環境與生活推想，如果這一次到了海灣口，給他們圍起來燒死了，同平縣的事情一樣的，那我的年老的母親，我的年輕的拚識的王寡婦，我的定在首飾店換的金錶鍊，等等未了的事，將如何了結呢？但這不過在各人心中自己想着的事，却不敢說出來；因為說出來之後，恐怕他人罵他無胆量，怕死；其實，大家却是一樣的有這樣心思；於是大家都沉默着，恐懼鎖住各人的眉頭，憂愁籠罩在大家的臉上，大家沉默的走上東門大道，向海灣口進發。

他們一共是兩排人，但連長却是同來的。這連長倒是一箇好人，是學界出身的，從前也曾經當過兩年小學教員，後來便去攷軍官學校了。他是一個很忠實的同志，主義又很了解，所以什麼人都相信他。他知道說馬克司是社會的病理家，而孫總理却是社會的生理家。所以他曉得一切的擾亂社會如盜匪等都是害社會的，都是馬克司信徒；換言之，

直截了當就是共產黨。

連長是忠實同志，凡是忠實同志，對於共產黨都應該痛恨入骨的；所以在連長的眼中，這一次帶兵到海灣口去剿匪，實在是救國救民的大義舉。

“連長！聽說土匪有三四百呢，我們這幾個人走去當什麼？”因為是走出鄉下，隊伍已亂了一點，於是紀律也隨便一點了，所以有一個兵士這樣的問。

“不，呆東西，這點都不曉得，那裏有土匪，那不過是鄉村裏的窮人，老百姓，共產黨，……共產黨搗亂，烏合之衆，只要我們一到，他們便會抱頭鼠竄，煙消雲散了的。”

連長說了之後，輕輕的舒了一口氣；這一口氣的意思，是在表示自己的高見，安閑，以及壯兵士們的胆魄。

“共產黨是老百姓，難道土匪不是老百姓嗎？難道我們兄弟們又不是老百姓出身嗎？”連長曾經

稱他爲呆東西的那個兵士，如今的確有些呆起來，甚至這一點小問題，他一時也想不通。但是他又不敢再問。

“共產黨是很陰險的，什麼地方都會鑽進去；並且他們心腸也狠毒，要到處殺人放火。”說到共產黨，連長便盡力的宣傳反共。

“連長，說共產黨要共產公妻，真的嗎？如果真是如此，我……”

“他還沒有老婆呢！”另外的一個兄弟搶着說了，於是他們都大笑起來。

“連長，共產黨殺的是什麼人呢？”

“那自然是殺有錢的人；”連長想了一想，又更正的說。“不，什麼人都殺，完全同我們作對。”

“我們也要殺人呢！”

“那自然 那是殺不好的人，惡的人，害人的 人。”

這兵士本想再質問最近一個在省城冤枉了而

受槍斃的青年，因為那青年是一個拘謹的學生，是他的鄰舍，是一個可憐的寡婦的獨養子，所以他曉得他的情形很詳細，無論如何也不會做亂黨或是共產黨的，但是他却槍斃了。那槍斃的原因，便是說他是有共產黨嫌疑，這是誰都不能相信的事。槍斃以後他的屍首不知拋在何處，找也找不到，因此去探問一下，而探問的結果卻知道當日槍斃了的青年學生，同他一樣的，有十八九個之多哩；并且聽說其中最小的，還只有十四歲哩。難道這麼年紀輕輕的人，便是惡人，便是害人的人，而應該十惡不赦的槍斃了嗎？但是他不敢問，因為上司做的事，總是對的，只好沉默着。

他們這樣行着，進行着。到了一個村莊的時候，那軍號便洋洋的吹起來，震驚得一村中的人們莫知所措，不知是躲避好呢，還是可以跑出去看看的好。

在連長的意思，這一次的出差，一定要顯一顯

自己是軍官學校出來的好身手；他常常說，打土匪算什麼呢，真真的火線也上過幾場呢！所以他這一次，心裏想着，無論如何，要活捉幾個共產黨，要他們自己擔幾擔頭顱來，殺得他們一個落花流水，大號子吹進城裏，才算威風呢！

用強盜擔強盜的人頭的事，是很平常的；聽說在從前有辮子的時候是更有趣，更容易措置的，只要幾支辮子往上一結，一根扁擔一穿，就可以擔的。可是民國以後，沒有辮子的頭，也只好用“西瓜絡。”至於處置擔人頭的強盜呢，倘使那個強盜的脚肚或是那裏打傷了一鎗，不能再逃的，則更好；否則，便要用一把小尖刀來挖一洞，從項圈骨或肩胛骨那裏先穿一刀，於是再把麻繩穿過去結好了；那麻繩的另一端呢，便牽在另外的一個兵士手裏。於是這人的肩上，便擔着他們的兄弟們的頭顱走路。倘使那一串一串的頭顱還在流血，他們便可以踏着血跡前進。

這種情形，在安縣這種地方，要只早十來年以前，還是時常可以看見的；只是現在，時勢有些不同了，雖能遇到這種情形，有許多人頭可擔，但已經失了辮子，沒有從前的那麼天然便利，這是很可惜的。

大概爲了這一點，連長覺得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慨。因爲連長想起這一次活捉着共產黨或土匪告捷回城的盛事呵！

傍午的時候，連長吩咐在距海灣口還有三十里的松山村吃飯。他們是兩排人，再連上連長排長以及雜差等許多人，大概有十幾桌人的飯食。松山是小村，距離熱鬧市又遠，事前又沒有通知，又說不要聲張，恐怕海灣口的土匪知道，真是弄得松山的人，手足不知所措，儘在那裏爲難。

“我們不要白吃你們的！”連長吩咐說，“你們儘管把飯燒起來，小菜弄得適口一點；要多少錢，我們會算還給你們的。”

連長既這樣吩咐了，於是村人們便分頭去燒飯去。這真真從天上跌下來的命令，遲一刻執行，都不可以的。

連長坐在一家人家的中堂上抽煙，兄弟們的槍械都擱在這中堂的兩旁，而人却散到各家人家去打混。

村中的狗，本來是無論看見那個陌生人，都是很會號叫的，如今看到這許多“武裝同志”，都把尾巴夾在屁股縫裏，垂頭喪氣的躲到屋後的草場上去了，村中的小孩子們，起初是不敢出來的，後來見沒有動靜，才一個一個的敢出去探看。

草場上除了幾隻村狗以外，還有一大羣的雄雞與母雞。那幾隻雞真是特別的肥，引得一個愛喝酒的兄弟，垂涎欲滴。看那雄雞的起動腳爪，他便想像着那下酒最好的兩隻肥嫩的雞腿；最先，他是先走過看看，用手做去捉牠的姿勢，誰知那雄雞非但不跟着母雞們警惶失措的亂逃，牠還敢立定

了脚跟，返過頭來，同這位兄弟看看；口舌咯咯的叫着，嘴甲便作出似乎要同他對啄的狀態。於是我們的兄弟，便有些不相信起來，他好奇似的倒要捉捉這隻雄雞呢！誰知更其奇怪，那兄弟的手剛想伸下去捉，無意之間，却先被那雄雞跳起來用腳爪抓了一下。這一下吓！却抓得我們的兄弟怒上心頭，非要捉住牠不可了。於是他忍着痛，再繼續去捉，追了幾個圈兒後，居然被他捉住了，但雄雞是兩隻翼膀用力的拍了起來，拍上他的面頰，又用腳爪在他的面上抓了幾個破洞，他心裏一痛，兩手一鬆，雄雞又在手中逃掉了。這真使他恨極了，忽然想起他常背的朋友——洋槍，便趕快去拿了來，遠遠的對準那雄雞便是“碰”然的一槍，一時槍聲震撼林屋，驚飛了樹上的棲鳥，震哭了剛才漸漸胆大起來，敢於出來看看的孩子。於是大家都趕了出來，看見他的掛着一條一條血淋淋的傷痕的面，含着報讎的表情，而雄雞卻仍舊沒有被他打倒。

這自然是很可恨的事，現在，這許多兄弟都出來看了，自己的面上，又給牠抓得血淋淋，這於面子上也下不了台，所以他便羞惱成怒的再提起洋槍來放，大家都大喊起來，止也止不住他，弄得一草場的雞犬人等都不安起來，驚惶失措，東奔西竄。至於那養雞的，而且愛雞如自己的性命的村婦們，更是躲在他人的背後急得流汗，口裏哼“阿哪哪！”“阿哪哪！”

這一來，終於給他打死兩隻母雞；但那隻雄雞呢，却仍舊沒有打倒。

各家的午飯，差不多已經燒好了；現在又打死了兩隻雞，却無論如何也應該給他吃了的，所以又要重新來燒湯，拔雞毛，煮雞。這兩隻母雞躺在地上，看看實在肥嫩；於是非但衆位兄弟們的口裏跑出了滿口的涎水來，就是排長連長們又何嘗不饑呢？

“這兩隻母雞，煮湯也吃不遍。兄弟們人有七八

十。”本來好像是不成問題的，但忽然間不知經了什麼人這樣一說，好像各人都驚醒了，問題就放在眼前，兄弟們都是一樣的，誰可以特別享福些呢？

這其間，雖然有人主張全兩隻都給連長吃，那位面孔被雄雞抓破的兄弟，却主張一隻孝敬連長，而另外一隻他自己吃。但是，照目前的情勢看來，如果各位兄弟中有一個沒有一塊肥嫩的雞肉入口，是無論如何也不行了：你聽，你聽，在兄弟們當中，不是喊出“要吃，大家都吃！”的口號了嗎？這自然是使連長都覺得有些困難的，難道叫連長也把這隻已經到口邊了的母雞丟掉嗎？於是我們的連長便躊躇了一下子，想出了一個妥善的辦法，立刻命令村人們，每份人家再殺雞一隻來做“下飯”的添菜，橫豎飯錢多寡，等一回兒一同可以算的。村人們雖然心裏不忍，尤其婦人們覺得心痛，但亦無可奈何，只得上天落地的去飛捕雄雞或母雞來殺。頂晦氣的自然是母雞們了，無緣無故的，送了十幾

隻的性命。

到雞燒好的時候，因為連長的意思，下半日還要走路，弄得不好，也許還要開火，所以不許兄弟們多喝酒，不過連長自己多喝一點卻是不妨的。

兄弟們因為沒有多少酒，吃了飯便去吹歸隊號集隊；但是兄弟們雖集攏來了，而排長及幾個小隊長，還在陪着連長喝酒，終於很散亂的在走動。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軍校畢業出來的連長，他也只好憤憤的，同小孩悲憤自己手中的麥餅給狗吃了般似的離開了桌子，束他的腰間的皮帶了。

時間是過得這樣的快，等到隊排好，可以出發時，已經是三點缺十分了。“呀！不得了，在此地吃一餐中飯，一停便停到三點鐘，快出發，快出發！”連長發急的催促着，於是軍隊便開步走，離開這村莊了。這時候，連長自然是很忙而且很急，顧不得那村裏的飯錢和雞錢等事，便押着大隊走了。——至於說連長有意要在村人們身上揩油，故意不付

飯錢而去，那是不會的。

安縣東門距離海灣口大約是七十多里，但兄弟們因為上午出發得不大早，路上走得也不十分快，而在這村裏吃中飯又耽擱了兩三個鐘頭，而下半天的路程差不多還有三十多里，這怎能不使連長發急？

這時候，雖還是暮春三月的溫和天氣，但因為兄弟們是遠道的，並且背上又背了幾十夾的子彈與一桿洋槍，又加大家都喝了一點酒，所以他們心身兩方面，都發熱起來了，他們便把衣服脫下來背在背上就道。但是春天的天氣是這樣容易變化，走了還不上十幾里路，在那山隈的轉彎處，忽然吹來了一陣涼入心脾的海風，那裏是已經靠近海面了。同時，剛才是如火如荼的太陽，到此刻也被這山尖浮起的一朵灰雲罩住，天色立刻轉成薄暮的景象了。

這可使連長們更發急了，第一，這一帶是荒涼

的海濱，除了有兩間漁人的茅屋以外，就近一二十里的範圍內，沒有一個如海灣口那樣的大村可以供這許多兄弟們屯駐的；第二，從城裏起身，一共只有七八十里的路程，如果要在路上擔擱一夜才到目的地，那對於自己軍官學校出身的頭銜與名譽，以及在營長面前所說的自負的話，都十分有關；何況還有第三個原因，若是在路上担擱一夜，那消息給土匪們知道了，便逃避得一個也拿不着了，非但如此，也許土匪還要在深更半夜，乘兄弟們濃睡的時候，來襲擊兄弟們呢。呵，呵！討厭極了，危險極了！

海邊的天氣，真是最多變化的，轉眼間便從那一片剛才起來遮住太陽的灰雲中，滴滴答答的下起雨來了。

這真沒有辦法，連長除了吩咐兄弟們跑步前進以外，連躲一躲的地方和時間都沒有。但是，海邊的天氣，真會惡作劇，及到兄弟們的衣服打得盡

濕了，剛才吃下去的一點酒意盡消了的時候，雨又停了，天又放晴了。這真可惡，一晴了之後，冷風便一陣陣的襲來，太陽也在雲縫中隱現，不久便要下去。於是兄弟們的身上覺得一陣陣的冷了起來。

“這是什麼生活呢，九元錢一月呵！”兄弟們當中便有這樣怨艾的聲音。

“老天也要同我們兄弟們尋開心，鬧玩笑呢！”另一個冷然的聲音。

“誰叫我們來受苦的？吃力的不討好，討好的不吃力。”又是另外的一個聲音，這聲音是隱隱的在反抗上司，痛罵上級的吃鴉片，擁姨太太而不做事的軍官了，這簡直是近於反革命的口氣了！

那時我們的連長，一點也沒有什麼話說。他是正在思量到了海灣口後的情形。“最好，還是那些土匪看見我的兵一到，——他想，早就望風逃散了罷。這樣我纔可以預備今晚的宿處，更換這身上的衣服，聽說李祝秀家裏有幾個使女同媳婦都很好

的，我頂好宿到他家裏去。……晚上自然是要喝點兒酒，因為淋了這場雨，倘使不喝些酒，恐怕要受濕氣。將來要發病呢……”

太陽就在這時不聲不響的下山了。一忽兒，天就暗了下來，山路迷迷茫茫的，辨不出路徑。這時，大家本來心裏已經發了慌了；再加上山路上時有崢嶸的岩石來碰他們的腳尖，使他們眼前冒出星火，大呼見鬼。

到了海灣口，已經是上燈以後的時候了。雖然他們不敢吹軍號，但又不得不吹，因為鄉下人家，大半都是不點燈睡覺的；所以當他們到時，村中完全黑暗。他們躊躇着，不曉得敵情，不曉得地理形勢，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中，只好把軍號吹起來，壯壯聲勢。正在這個時候，連長却開亮了握在手裏的電筒，向四處照射，原來他們立着的地方，正是李氏宗祠的門前。宗祠的大門是半開着的，兄弟們大着胆，扳好了洋槍機頭，探頭去望望，裏面却是陰

慘沉默的；所謂四五百土匪，有傢伙的是一大半，木壳槍也七八十枝，屯在李氏宗祠，預備進城的土匪，事實上，却只見了空虛。接着許多兄弟，連長，排長都走了進去，那不過是衝破了固有寂寞，趕走了一些陰慘的空氣吧了，然而所謂土匪，還是在可有可無半信半疑之中。

這時候他們的胆量是增大了許多了，從新又吹軍號。這軍號是吹得這樣的起勁而有聲色，立刻把那些早睡的鄉人們從他們的破板床上，老妻的懷中酣睡的夢鄉喚醒，從破碎的被窩中鑽出來，驚惶失措的開門探望。

李氏宗祠前是聚滿了許多好事的人，但連長却沒看見像紳士或富翁模樣的李祝秀來歡迎他。

這時候，土匪的有無倒是其次，頂要緊是吃飯問題；將如何解決。兄弟們是餓得氣急了，不住地咕嚕着“這種奇怪的地方，連紳士，頭腦人都沒有的。”飢火從心底燃燒起來漸漸地化做怒火，而延

燒到頭頂與腳底，再擴散到全身，而似乎要從每個毛孔噴冒出來的樣子，在疲倦與憤怒的兩種心情之下的兄弟們，簡直覺得這裏的人民，每個都可惡得可以捉來槍斃。

後來，連長命令一個鄉人帶路，尋到李祝秀家裏去。原來李祝秀不在家裏，他家裏除了他的六十多歲的老父與幾個幫工以外，更沒有可以出來接客的男了。在祝秀在家的時候，凡是有官兵到來，都是他家裏招待的；但這一次却因為祝秀的不在家而失了禮，觸怒了連長了。當連長怒氣沖沖的走進祝秀的家裏時，祝秀的老頭子還是在床上遲鈍的重新披衣穿鞋子；等了一忽，祝秀的老頭子走了出來，我們的連長已經在中堂裏拍着桌子大罵起來了。

老頭子自然是出來陪幾千個不是，再吩咐家裏的幫工們快送燈火到李宗祠去，一面趕快預備飯食，一面預備床舖。

“我們是來替你們剿匪的，你們倒安安穩穩的早就睡了，迎接也不來迎接我們。”

“我們是奉着上司的命令來保護治安的，你們這樣的自大，小看了我們，就是小看了上司！那還了得。”

“那……那，那裏，那裏，……”老頭子是在發抖的辨明，“實……實……實在是因為沒有土匪，那些人是早已散了，……我們以爲老，老，老爺們是不來的了，所以沒有，沒有預備。請，請老，老爺息怒，原諒原諒！”

那邊，兄弟們還是站在黑暗的李宗祠中；怒火在週身噴冒，無謂的謾罵不住的傾吐，弄得空氣更嘈雜得很。

正是這個時候，那李宗祠的大堂，在黑暗中忽然碰然的響了一聲，於是兄弟們都驚慌了，以爲這裏一定有伏兵，是中了土匪的計，走入他們的圈網中了。幸虧那時各位兄弟還沒有把洋槍放下，於是

各人便扳好機頭，屏着氣息面面相覷，不敢稍動。

幸而這時際李祝秀家裏的那個幫工送燈來了，緊張的空氣纔解鬆了一半，驚惶與禦敵的心情也放寬了許多。

兄弟們押着幫工將燈拿在前面，弄得這幫工是戰戰兢兢，莫明其妙起來。

於是靠了燈的光亮，在祠堂的中間，大燈的前面，香桌之下的稻草堆中，發現了兩個發抖着的人影。那是兩個形似乞丐的討飯傢伙，在兄弟們的眼中看來，那不過是形似罷了，恐怕這就是真真的無產階級，窮煞黨，共產黨了，也恐怕就是殺人放火的共匪了。共匪們是時常帶短傢伙的，兄弟都早就知道這一點，所以一時不敢近他；於是大家在隱約的燈光中看看這兩個屈縮一團的共匪在香桌下一點一點的把黑影紳長起來，同時，那機警的兄弟，就用洋槍瞄準他們，威嚇他們，不准他們動彈。

兩個乞丐，無抵抗的被捉起來。

“土匪，土匪的暗探！”一個聰明的兄弟一喊，其餘的兄弟都隨從而相信了，“暗探，暗探捉住了，哼！不是暗探，他爲什麼在這黑暗地方呢！”這推論自然是十二分的正確，於是兄弟們是極端的相信了。“恰，哈，捉住兩個暗探！捉住兩個暗探！”“呵，呵！兄弟們當心喲，恐怕四面還有埋伏呢！”“呵，呵！快，快，外面有埋伏呢，快，快！”

在這樣嘈雜的，轉變事實的呼聲中，兩個乞丐已經嚇得不能把呼救，求援，辨白的語聲送到兄弟們的耳朵裏，只好給他們兩手反縛起來，拖拖扯扯的拉了出來。

雨後海邊的黑夜，海風在樹梢上吹拂，人影從祠堂中隱約的燈火中映照出來，凌亂的投射在門外茫茫夜色中的地上，好像一羣烏合之衆在兄弟們的前面急速地潰散開來。

“呵！土匪逃去了，在前面，在前面！”勇敢而跑在前面當頭陣的兄弟，一眼看見了前面的人影，便

喊了起來。後面的兄弟，聽見喊土匪在前面，便愈加努力的往前跑。有的是看見了，有的是當做看見了，也隨和着喊“在前面，在前面，”但有的却是太笨一點，落了後，便光大了眼睛而急促的探問，“在那裏？在那裏？”

“逃了，逃了，——開槍！”那開槍的命令不知是那一個發的，不知是出自連長之口，或是排長之口，抑還是兄弟之口；不過，這口令既已喊出，那受過多時的訓練，養成以服從爲美德的有紀律的軍隊，自然只有依命令執行了。這急促的命令剛喚出，第一槍已碰然的接着響了，於是，接着便辟力拍拉不絕地的響起來。聲勢緩了一緩，斷斷續續的辟，拍，辟，拍的又響了一陣，然後槍聲完全靜了。土匪是逃得無影無蹤了，不知他們帶傷逃走了幾人。有許多兄弟們還是悔，說應該趁這個時候再追趕一陣，起碼就可捉到幾個帶傷的傢伙，也許能在他們的口中還可以探出一些消息，如今竟便宜了

這批狗東西，讓他們逃生了。其實，這不能說是兄弟們不努力，實在因為天太黑，地下又滑得很，又是高低不平，弄得要追也無可追呵！不信，兄弟們已經有幾個滑倒在坡下呢！

當弟兄們在李宗祠裏捉住兩個乞丐的時候，連長正在祝秀先生家裏，與他的老父大發脾氣，拍桌子大罵着，“這真是胡說！又沒有土匪，又是那些人散了；慢慢，老人家，我問你，那些散了的人不是土匪嗎？”

“那是，那就是，我們四近的一班農人與漁人呀！”

“他們要集合起來做什麼呢？”

“說要會會同行，生活太苦，米糧太貴呵！他們也實在苦極呢！年來這樣捐，那樣稅，也虧得他們維持。”

“這有什麼相干呢，難道國家加了捐稅，就要叫他們去做土匪去？”

“不是呵，他們想少交一點租呢，少交一點利錢呢！”

“不交租，不還賬，哼哼！那便是共產黨喲！”

“不，不，他們說是什麼農民協會，漁民協會呢！”

“啊，啊！那還得了！那便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的陰謀！你說，你快點說出來，那爲首的是什麼人，那共產領袖，我要給他捉去，立刻給他鎗斃！什麼人，什麼名字，你快說出來，……”

忽然外面是一陣喊聲，接着是一陣驚天動地的槍聲，槍聲與喊聲中，連長還隱隱的聽到“逃了，在那裏，在前面”的呼聲。連長料定是外面出了什麼亂子了，立刻丟了這無知的不識時務的老頭，拔腳向外面飛跑。

在急遽中，連長在沒有跑出祝秀的屋子以前，已經東碰西撞的推倒許多東西，碰痛了自己的腳骨，幾乎跌開了自己頭皮。及到跑出門口，那海邊

的雨後的泥地，又不平又滑；並且連長因為拍桌大罵，所以把電筒又遺放在李家的桌上，忘記了帶來，從明亮的燈光之下出來，忽兒跑入黑暗中，簡直是一點也看不清東西了。連長在地上滑倒了兩三次，他心裏愈是發急脚下愈是容易滑倒了。連長趕到他的兄弟們的隊伍中的時候，已經跌得像隻泥豬了。

連長趕到的時候，兄弟們正在追趕土匪去又不樂意，不追土匪去又有點可惜，這兩種心理中彷徨着。

那時早已沒有燈，因為祝秀家裏的幫工送來這盞燈火，是沒有多少時候，便被風吹熄了。

一羣兄弟們，聚在黑暗裏嘈雜着，各人只能用耳朵去辨別說話的人的面孔。

“究竟怎麼一回事，土匪在那裏？”這是連長的聲音，兄弟們都辨別出來了。於是兄弟們都停止了嘈雜。在連長沒有叫到自己的名字以前，兄弟們是

不便說話的，大家都等待着，沉默了；黑暗的空間，幾乎空虛到了無有，幾乎使人覺得自己都是空虛得無有。連長奇怪了。

“土匪究竟在那裏？”連長帶着發怒的神氣，咆哮的再問，但四週還是寂然。連長疑心起來，幾乎要痛責自己在見鬼了。

在沉寂中，似乎聽見不遠的地方有一點幽弱的帶傷的喘聲。

“有什麼人在此地？”連長聲色俱厲的問，——那時可惜沒有燈光，不能看清連長的那張發怒的泥濘的尊容。

“是，是，連長，我們！”這是王排長的聲音。

“王排長！”

“得。”

“剛才的排槍是對着誰發的，出了什麼事？”

“一大羣的土匪喲！”

“土匪呢？”

“逃了!”

“你們這一批飯桶，怎麼讓他們逃了!”

“太黑暗了，路又不熟，又滑，又不平，所以追了一陣，便停了。”

“飯桶! ——有多少人?”

“沒有看得十分清楚，大概有一二百人吧!”

“他們還放槍呢，那槍聲聽得出是我們用的一樣的，是德國快五。”另外一個人的聲音，那是章排長。

“啊! 你們這批飯桶! 這批好傢伙讓他們逃走了。”

“他們路熟呢，恐怕有埋伏，趕不得!”

“好，莫多說，——退回去。”連長吩咐了之後，各排就在排隊預備退入祠堂中或村中去。

“啊! 報告連長，兩個暗探捉住了，應該如何處置?” 兄弟們真的忘了這兩個被捉的暗探了，及到說是排隊才想到呢!

“暗探？啊，好，帶過來！”

“老爺，救救呢，我是討飯的，我不是暗探。”那被認爲暗探的乞丐，也幾乎忘記了自己。他兩當時以爲一定要牽出去鎗斃了的，所以幾乎昏了過去，失了知覺，及到現在，那人又把繩子抽動，他倆才醒悟過來，懇求的說。

“老爺，我們不是暗探哪！”

“不要響，不許多嘴！”一個兄弟當卽就給他喝住。

因爲經過了一次槍聲之後，村人們都是驚得睡不着了，都趕來了。祠堂前已經擠滿村人，有的提着油燈，有的拿着火把；人影凌亂，如同夢境。

那軍隊便要向着燈火，開回祠堂。

但是，在這個時候，却聽見不遠的地方的呼聲；細心聽時，却是在叫：“朱貴德，朱貴德，我打傷了呢！”的一個很熟悉的兄弟的口音。

“是那一個啊！”朱貴德拖長了聲音問，那語末

的“啊”字在黑暗中繚繞了多時。

“是我，是金天標啊！”又是一句拖長的聲音的回答。

一個兄弟在村人的手中，拿了一個火把來，依着聲音走近金天標那裏。金天標已經從地下爬起來了，但還不大能走動。

“朱貴德，我受傷了！”金天標帶着清楚的哀訴。

“受傷得不大厲害吧？”

“我以為我自己是死了呢，今天出東門時，烏鴉就是這麼叫；我早知道是凶多吉少的。”

“現在不要說這些話。——我扶你。你還會走得動嗎？若不然，我來背你。”

“不，不，我還走得動，你扶我夠了。”

於是朱貴德扶着金天標回來。

在燈光底下，大家看見金天標的槍傷。那傷勢是不十分重；子彈是從背後射來，穿過他的腳肚，

再從前面溜出。子彈已經出去了，沒有陷在裏面，也免得一次取子彈的手續，那入口處是小得只有一夥黃豆那麼大，微微的有些血跡；但出口處却是足打開差不多有一寸口徑，皮肉炸爛得像破碎浸濕的紅絨，這中間還在不住地流血。

據金天標自己說，他是最先看見前面一羣黑影，便提着槍追了過去。追上幾步，他反覺得前面並不見有什麼人，正在躊躇的時候，後面的兄弟，却不讓他躊躇，吶喊，呼哨，甚至於開槍了。在一陣大雨似的槍彈中，金天標忽然覺得自己的腳肚，驟然被人打中了一下了，正如被人投了一塊小石頭一般，也不覺得怎麼疼痛，但一忽兒後，立刻就想到，這是子彈穿過了，受傷了，立刻就覺得非常痛起來。他當時還想自己退避，但第二次的槍聲又來，心裏一慌，脚下一滑，便跌了下去，昏暈過去了。及到醒後，好像聽見那裏有聲音，他使用心聽。他自己不相信起來，還道自己是已經死了，在做鬼

呢！於是拉直了喉嚨叫一聲朱貴德，想試試究竟有沒有人。等到朱貴德真的答應了他時，他還不十分相信活着呢。

這時，祝秀的老頭子，已經叫了許多村人，在祠堂中預備桌凳，碗筷等，情形甚為熱鬧。

但是，兩個乞丐的情形，却很悲苦。

這兩人，的確是乞丐，因為村中的人，都認得他們的，所以證明，但是，在這聲勢洶湧之下，大家都不敢多事。那老的一個，頭髮蓬着，面孔簡直一點肉也沒有，臉色是黝黑的，垂頭喪氣，像一個地獄裏逃出來的囚徒。他年輕的時候，也是住在海灣口的，身體很壯健，每年都是在海裏捉魚，並且也有老婆，成家立業的。因為他的職業是要在海洋中與驚濤駭浪奮鬥的，要時常在冰冷的海水中生活，所以他很喜歡喝酒而且很會喝酒。因為喜歡喝酒，便被本地的地主，用酒來迷醉了他，劫去了他的老婆。因為失去了老婆，心裏非常的悲憤，又無力反

抗，便只好拚命的喝酒來澆愁。因為酒喝得太多了，便生了酒濕病，四肢時常麻痺，神經時常發昏。又因為想興奮與醫治麻痺起見，更吃上了鴉片。如今，他所有的田產，房屋早就因吃鴉片而吃完了，但他還沒有死，鴉片因為餓肚皮還是填不滿。於是乎只得討飯，做乞丐。

至於那年輕的癩頭呢，他却不是海灣口人，他是在一年以前，在家裏給人做幫傭度日的，他家裏還有一個母親。但當南北兵打仗時，北兵打敗了，却把他捉了去挑子彈。挑子彈是比牛馬遠不如的生活呵！那是用一根繩子，繫住了你的頭頸，繩子的一端，又繫住了另外的一個人的頭頸，這中間呢，便被一位灰布服的丘八大爺牽着。大爺的另一隻手呢，還拿着一根趕牛趕馬的鞭子。於是這兩個人，便在大爺的鞭子的指導之下前進。那時，這小癩頭被捉了去，自然也是一樣的待遇。挑了七八日，他簡直沒有吃過一餐飯，但鞭子却吃飽了。他

那時就決定想逃，但是逃不了。一直在軍隊裏跟兩個多月，才在一天晚上，要派他送子彈上前線，他的一隻腳受了傷，總算蒙上司的恩，釋放了他。從此，他同得到皇恩大赦似的，跛了腳，沿路討了兩個多月的飯，才回到家裏，但是到了家裏，母親是死了，一隻腳是跛了，沒有人再要他做幫工了，於是只好繼續討飯。

他們這樣的一對乞丐，因為各人相互了解各人的身世，相互的能安慰，所以晚上也同宿在一處了。他們在李氏宗祠中已經寄宿不止幾夜了，却不料會有人把他們當土匪的暗探，捉了起來。

祠堂裏，熱鬧了一回之後，接着便只有筷子碰筷子，筷子碰碗，以及唧唧唧唧的聲音了。

這情形的確給眼前的許多村人，及縛在柱上的兩位乞丐以許多回憶。

在二十天以前，這祠堂裏，的確也有這麼多的人聚集過。那便是海灣口一鄉的鄉農民協會的成

立。那天有人這樣演說，那人是靠在那邊數進去第二株的柱子旁的，癩頭心中想着，記得非常清楚。“農民協會是我們一切種田地人的會。現在時勢真變了，什麼東西都這樣貴。各行各業工匠，都有了工會，今日加工，明日加工，加得我們不要穿衣，不要吃飯。所以我們農人們也要會一會，想想法子。並且，現在的時勢是變了，真命天子是沒有了的；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曉得苦痛，自己起來做。好，願農民協會做一切窮人的朋友，能夠靠了牠的力量，會把米糧平一平，讓家有飯吃。……”這些說話，在癩頭的心中回想起來，雖然農民協會開了多時，到現在還無多大影響，但回味起來，心裏總覺得舒服的。他又抬頭瞧瞧那些官兵，覺得這些官兵，實在是太怕人了。“官府是和有銅錢的人來往的，他們要時常勾結起來，刻苦窮人，捉弄窮人的。”那人的說話，真是句句是血肉毫無敷衍與皮毛的成分的呵！即如我，那次爲什麼要把我捉去呢，有錢的

人同穿長衫的人，爲什麼都不捉呢？現在，我們討飯，又沒犯法：爲什麼又要欺侮我們呢！

他這樣想着，想着，可是兄弟們已經喝醉了。這一醉是應當的，因爲他們今日冒雨行軍，黑夜打仗，並且捉到兩個暗探，安得不開懷暢飲一下呢？

連長是喝醉了，他第一個“媽的，媽的”，罵了起來，說這是鬼地方，共產黨是有的，姑娘只許藏着給共產黨麼，却不肯叫出來陪陪我們武裝同志。

這時兄弟們雖然沒有靠近連長坐着，沒有知道連長的意思，但酒醉後的心情，似乎誰都是差不多的。

於是村人們是慌了。雖然現在在招待他們的都是幾個老頭子與醜男子，但他們的家中都是有女人或女兒的；見着這種情形，各人寒心起來，都跑到家裏商量女人的躲避，

“不曉得好歹，有限不識泰山，那媽的！”連長醉烘烘的罵了起來。“這地方的人都是共產黨，什

麼農民協會，漁民協會，都是他們這一批人。那媽的，不要看錯了祖宗，回頭有什麼證據到了我的手裏，連村莊都給你化成焦炭呢。”

真的，這村裏的人，差不多都是農民協會或漁人協會的會員。就是眼前在祠堂裏幫助他們拿東西，送飯送菜的村人，除了祝秀的老頭子外，恐怕其餘的都是。他們聽見了連長的罵語，心裏到覺得奇怪：“協會只說平糶，只說請求減低利息呢；而你們這一批人，却反要納糧抽稅。”

在這時候，已經有許多兄弟們喝醉了酒，夢遊病者似的散入村中去了。他們是隨便的打門，但村人們是如臨大盜的緊閉着大門，當作裏面沒有人住。村狗四面八方都嚎叫了起來，恐怖充滿了空間。

“連長老爺，時候不早了，請吩咐兄弟們去安息吧，兄弟們便睡在這裏，連長請隨我來！”在祠堂的小廳裏，有一個人跑來伏在祝秀的老頭子的耳

邊說了幾句私話之後，老頭子就對連長這樣說。

連長以爲有什麼事情，特別優待他到別的地方去睡了，於是神經便清醒了許多。立刻，下了命令，吹集隊號，點名，吩咐就寢。

可憐那些夢遊病者似的在村中尋找女人的兄弟，聽見了集隊的軍號，弄得莫名其妙的踉踉跄跄奔回來，兩腳是無力的在振顫。

連長看排長點名以後，便沒有再看兄弟們就睡，只帶了一名護兵，跟着老頭子到他的優待室去。

那優待室是祝秀家的客房，壁上也掛着兩張美女月份牌，與四幅梅蘭竹菊的小掛條。房中陳列並不多，只是一張床與椅桌茶几等。但是沒有女人。

連長很疲倦的一下子就在床上，朦朦着醉眼，對着壁上的兩張月份牌丟眼色。他以爲老頭子總會把女人送來的，所以他只等着，等着，等得眼睛

倦了，便在微笑中睡去了。

第二天，連長的酒已經醒了，雖然昨夜的事情，似乎是被那老頭子騙了，覺得很失望而且很可恨。但轉念一想，自己是軍官學校出身的，同學們長進的早已經做了團長師長了，我雖則位置低一點，也不應該坍了校長的台，於是他安心了。

這一日，聽說村中的女子，凡年紀稍乎輕一點以及自覺得稍有姿色的，都逃避了。鄉村的空氣，在騷擾中含有死一般的肅殺。

因為昨晚沒有把那情形打聽清楚，所以今日連長重新振作起精神，把祝秀的老頭子叫來盤問。

“城裏都謠傳着這裏的李氏宗祠，住着五六百土匪，養精蓄銳，弄馬練兵，預備着殺進城去，舉行大暴動，這事情是怎的呢？”

“恐怕不的確吧，因為……”

“不的確，他們還每日要殺三隻大肉豬呢！”

“我說過了，這是他們鬧的什裏農民協會呀！”

“對了，這就是共產黨，就是土匪了！”

老頭子遲疑着了，雖然農民協會成立了以後，他們便第一個派代表到了他家裏，要求平糶，要求放低利息，——對於他家的經濟收入雖然受了打擊，雖然祝秀是十分大怒，說他們是土匪的行爲；但在自幼困苦力耕出身的老頭子看來，他們簡直一點沒有過分。至於說他們是土匪呢，那更是於良心上講不過去了。

“你說，你告訴我，那爲首的是些什麼人？”連長逼着問。

“我老了，閑事不管，也不大曉得呢！”

“你不大曉得！哼，你須得交出人來！”

“連長老爺喲！他們現在都入海捉漁去了呢！”

“那末，他們的家呢？”

“他們是無家的。”

於是乎連長躊躇一下，覺得沒有辦法，摸不着怎樣的頭腦，便立起身來，走去看那兩個乞丐。他

只見那兩個乞丐，還並排的縛着在那裏，心裏和平了。

這一日，兄弟們是照平常出差一樣的，享樂了一天，雖然不要上火線；但總沒有如驗傷檢屍等的人命案，或是捉賭禁烟等的風化案之可以得到多少酒錢；可是酒是喝飽了，豬肉雞肉也預備得十足，吃得使人吃到不要吃。平心論起來，這日子算享樂了。但村中却如染了疫病。

這日晚上，城裏帶了信來，說城內非常空虛，快點把軍隊開回來，恐怕南鄉的共產黨要進城。

再第二天，連長便帶着兄弟以及兩個俘擄，起程返安縣縣城。因為沒有割來的人頭所以更不用說起“西瓜絡”給兩個俘擄挑着，流血着，這是很可惜的事。

但到了傍晚進城的時候，城中的人却早就知道，前天晚上同土匪對打，打傷了一個兄弟，捉來了兩個土匪了。

入城時的軍號，吹得特別的威風，莊嚴，那瞭亮的金屬的聲音在沉沉的暮色中繚繞了好久好久，表現了全軍隊的威武。街市兩旁的人，都是頭擠着頭，在暮色中，引長頸子，來探視這兩個會劫物，姦淫，殺人，放火，并且還會吃人的土匪。但他們的預想竟然完全失望了，因為這兩個人，非但不會吃人，而且幾乎連魂魄都已經失落了似的，使人看了，除了憐憫與同情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但人民的心目中雖然這樣想，人民的口頭卻不能這樣說的，因為他們曾經對打，并且還打傷了他們的一個兄弟的腳，難道這不是真憑實據嗎？

於是，連長便在這勝利的隊伍的後面，威嚴的踱着回來消差了。

七十六歲的祥福

此
页
空
白

七十六歲的祥福

已經交了七十六歲了，而倆老還是健在，看着第一個孫子生孫，第三個孫子娶親的，祥福這老頭子，今年一交春來，便似乎太歲轉了年頭，晦氣的事體，接二連三的來了。

在前兩個月，第三個孫子，娶了親還只有一月的，便離開家庭，回到杭州讀書了，一個比第一個孫子還有希望的未來人物，却聽說被人家說是××黨，鎗斃了。

當第三個孫子被鎗斃了的消息傳到家裏的時候，滿家的人，真如晴天着了一個霹靂！

祥福這老頭子的灰色的悲哀，便如冷風一般

從四週襲來，於是心底，是胸坎，是鼻腔，是眼底，便震蕩着一陣陣的酸味；於是，眼淚，鼻涕，便同時在他的沒有表情的乾癟的面上交流。

於是，第三個的孫媳婦哭了，號陶的哭了，大風大浪，翻肚倒底的哭了。

於是老祖母，病在床上的後母，九年來沒有康健過的半病的父親，一手擔當家事與農作的，第二個孫子二寶，多伴着出眼淚了。大媳婦是沉默着沒有表情，二寶嫂是好像毫無關係，但也是不說話。

於是，他家裏除了不在家的大寶外，滿家的人，都震眩於這天外飛來的霹靂聲中了。

“唉，唉！我說：三寶喲！你家裏窮，你只要用功讀書呀，你不要革命！但他却說：爺爺！正因為我們家裏窮，才要革命哩！唉，唉！”

祥福這老頭子在悔不轉的悲悼，自怨自艾的咆哮。

“我說；三寶喲！便是學堂裏的人，都要革命；

你也只好在後面跟跟的。但他却說：爺爺，我們青年人，應該做革命先鋒的！”

“唉唉！唉唉！如今革命，革命，反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唉，唉！我們鄉下人，窮人，無錢無勢，革什麼命呢？唉唉！”

這樣悲嘆了以後，二寶的半病的父親，玉明，不知因為悲悼三寶過度呢，還是因為這九年身體的不和與家境的衰落的緣故，他在三寶的消息傳來的兩個星期之後，便病倒了。

他的病，是虛病，起初的時候，以為是老病根，不要緊的；誰知後來便一日沉重一日。

大寶近日的行踪，竟漸漸的有點古怪起來，自從去年五六月時在美仁公學當過教員，歇了之後，一直到了他的弟弟的死耗，他的父親的生病的時候，他還沒有回來，不知躲在何處。

大寶本來是在中國藝術學院畢了業的，專長

於粗條子，大筆觸，如中國的破墨山水一般的木炭素描；他的思想也是這個樣子，非常的放達和浪漫。但有一度曾經到了什麼軍的政治部裏去過，沒有幾天，便走了出來；那時候的思想，不知有否已經變了。後來又到了美仁公學去當藝術教員，他的思想便很顯明的變異了。

在四月的時候，因為中國的革命有了變動。一直到了六月，美仁公學的校長教員都被人戴上紅帽子，弄得四散了。從這時起，他說：他便決心不再吃這樣的飯了。

在這幾個月當中，大寶的行蹤不明。祥福這老頭子是有些聽到風聲了的。但老頭子總是不大相信，而且也不肯在人家面前說出來。

當三寶死了的消息傳來時，大寶也曾回來一次，他回來的時光，面上也沒有什麼悲哀的表情，也沒有特別的兄弟的共感：他只有整個熱烈的憤怒。

“大寶！三寶的被害，你也有點緣故的呢！”祥福帶感喟而教訓的樣式，對他的第一個孫子說。

“這話要從何處說起呢！”大寶慢聲的問：

“喏！第一，你是大哥，你應該到處照顧他指導他；但你沒有。第二，他的到杭州，是你叫他去的。第三，聽說加入的什麼黨，你是共謀的。”

“祖父呵：鎗斃弟弟，有另外的弟弟的仇人呢！那是一切窮人們的敵人。”

“大寶！你不用說了。我老實告訴你，別人傳到我的耳朵裏，都說你是××黨。你想，三寶是革命革掉了，你還要把我的老命再革掉了嗎？”

“爺爺呵！你不要發老昏吧！人家的說話都可以算數的嗎？”

“你還道我不曉得嗎？大家都說你也是××黨，你是在美仁公學逃了出來的，聽說在杭州也有你的名字，到處在捉你呢？”

“捉我便捉我好了，把我捉去再如三寶一樣的

鎗斃了又何妨呢？”

大寶明知他的仁慈的老祖父的性格是如此的，所以他也大咆哮了。因為他的祖父，祥福這老頭子，一向的脾氣，是：你若是對他和和氣氣，他的縷縷絮絮的說話便多；你若是對他說得聲音還重，火氣超過他的頭上，因為他是一個老頭子，經驗足，他的話鋒便會輒下去的。

老祖父看見自己的第一個孫子，在大學畢了業，在就近的一個頂有聲名的公學作了教員的家庭的柱石發了怒，知道自己是老了，不懂世故，雖然有許多話在喉頭中要說，但也只得勉強的把乾癟的嘴吧一扁，用力把他嚥下了。

“唉，唉！我不管你們呵！”

當晚，老祖父的心裏，總是不放心的，又走到大寶房間裏去。

他想，孫子總是自己的孫子。一向以聰明出稱的大寶，難道讀書讀到大學都畢了業，還會做出送

命的事情來嗎？

“大寶！爺爺不是外人，你的一切行爲也不用瞞我。我的年紀雖然老了，但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是很喜歡打抱不平的。”

大寶笑笑，沒有回答。

老祖父見着大寶的臉上現着笑容，便更坐近一步，笑嘻嘻的伏到他的耳朵旁邊說：

“究竟××黨會到幾時成功呵！能夠成功末，大家都有福氣嗎？”

大寶心中覺得他的七十六歲的老祖父，比那一批二十幾歲的青年紳士，思想進步得多了。

“聽說××黨要把三十五歲以上的人都要殺完呢！”

“是造謠的吧！”

“聽說他們還要……！”

“這也是不的確的吧——××黨就是‘耙平王’呵！他們說：‘現在天下太不平了，有錢的人，喫得

好，着得好，高樓堂屋，成倉成廩，大坵小坵……沒有錢人呢，却連一粒米蒂也沒有，莫說住的洋房，喫的大菜。——所以××黨又是窮人聯起來，要同財主人家作對的黨呢！”

祥福這老頭子好像有什麼會心似的，右手拉着頷下的幾根梅花白的鬚鬚笑。

“幾時能夠成功呵！早點能成功便大家有福享了。”

老祖父好像忘記了三寶的枉死一樣，帶着半信仰，半懷疑的態度走了。

第二天絕早，老祖父再到大寶媳婦房間裏去看大寶的時候，他只看見大寶媳婦抱着她的女兒，他的曾孫女兒，小珍珠，在吃乳。大寶是早就出去了。

大寶出去了，一直又是半個多月沒有回家。

在這半個月中，聽說南山金竹岙，在十二月十六那天落雪的夜裏，有二百多人的××黨在開會。

這一個消息是嚇得城裏城外的許多財主人家的心胆。他們有兩個人相遇的時候，便寒心的互相告語：

“今年怎麼過年呵！天下這麼亂！”

“聽說××黨在金竹岙開會，要進城哩！”

“有千把人呢！”

“唉！”

“唉！”

於是大家都相對的嘆氣，默默的走開。

但是，在這個消息中，他們却隱隱的在告訴，說大寶也在那裏開會，並且演說。

到了十二月廿五縣城裏是“市日。”許多有錢的鄉人，都到城裏來辦“過年貨。”從東南西北，遠遠近近集攏來。

他們在路上的路亭中，石橋或與土地廟旁邊的石碑中，白的牆壁上，都發現了一種焦辣辣，刺眼睛的大字。他們有許多人是不認識文字的，但總

覺得這一路行來的，路上新添上的裝飾的刺眼與奇怪。他們當中，有許多認得字的呢，早就把那些句子讀在心裏，印在腦裏默想了。

那句子的意義。是說“窮人們聯合起來不還債。”

於是，在路上走的有許多人，便開始談起話來。

“窮人們真苦呵！一年苦到頭，到大年夜還不能過年。”

“真的大家能聯合起來，便是官府也沒有法子的。”

“窮人們，到是心願的；只是財主人家的人不肯不好呵！”

“天下總是窮人多呢！”

“官府要幫富人不好呵！”

於是這樣不負責任的談着，談着，走到城裏。

城裏街上的警察，今天是特別的多，城裏的街

上，縣公署前面的照牆，進士牌坊與探花牌坊的牌坊柱，發源當店的石庫門外的高牆，以及一切大街小巷的牆壁上，——黑地寫白字，白地寫黑字。——都有了同樣的標語。

城裏的有錢的人，更寒心起來了；呵！這是共××，××黨。

十二月廿六，住在城裏，一向有三四年來沒有與大寶家來往了的堂份的舅舅，一早晨便從城裏走到祥福老頭子的家裏。他，大寶須得叫他舅舅，而他，却須得叫祥福姨丈。

那時，祥福這老頭子剛吃了早飯，提着一個手火爐，坐在廊下晒太陽。門前，道地的積雪，早已融清爽了；只是遠處的高山頭，還連遍的歪着頭，戴着白帽。

平梅舅舅走了進來，他來得突兀，這不能不使送頭子驚疑。他張起老眼來詳細的省察這位難得走來的客人。

“你身體還很健康呵！祥福丈！”

“是平梅嗎，難得難得！府上都好？”

“好呢！你府上都好嗎？”

‘唉！再難說起，如今的家運，是一年不濟一年了。玉明自從那年與店裏東家鬧了之後，一直到現在身體沒有好過。這幾日又病得倒床了。三寶在杭州讀讀書，又說是什麼黨，什麼黨把條命也革掉了。’

老頭子的乾癟的眼眶裏已經流出眼淚來了。

“老天應該把我先收了去，才是呢；要我喫到七十六歲，這幾日翻過去就是七十七歲的人了，活着眼看他們離散，我心裏實在是難過得很呵！”

平梅覺得這老頭子滔滔的把他自己的身境說了，到使得他難以啓口起來。

他想：這老頭子真可憐呵！我怎好告訴他關於大寶的消息呢！

他們是在太陽底下，相互的淒然了。

一陣冷風吹過屋簷，地上的垃圾在颯颯的顫動。他們身上，都同時覺着一陣冷噤。

“大寶是在大學裏畢了業了吧？”

“說是畢了業了。”祥福還是淒然的，“唉！”

“大學畢業了，總有好位置吧？”

“現在的時勢；——也沒有哩！”

“呵！祥福丈！我沒有告訴你哩！”平梅似乎忽有所悟似的，輕輕的，鄭重其事，把自己的嘴巴俯到這老頭子的耳邊來。

“這樣的時勢，城裏，鄉下，因為各處都有××黨寫着許多大字，人心是非常惶恐的。”

“現在縣裏派出許多人去打聽，要捉這些擾亂治安的亂黨呢！”

“呵！我老了，我家又沒有人出去，怪道一點也不知道。”

“不知道嗎？莫怪你哩！——不過大家都說你們的大寶是在領頭的；並且有許多人看見過，”

“呵：這東西近來時常不歸家，不知躲在那裏！”

“你要當心，給他們捉去，又是討厭的呵！——說是要鎗……斃！”

平梅說到鎗斃的時候，雖然想把牠說得婉轉一點，但在老頭子的耳朵裏，却一樣的是比什麼還有刺激，還要響亮的說話。這一個刺激的反應在老頭子的心中腦中，簡直比第一次聽見三寶鎗斃的消息，以及三寶媳婦的哭聲還要震眩。他在眼前幻化出一個躺在血泊裏的三寶，又看見一個在血泊中掙扎的大寶呵！

一時間大家又震眩在恐怖的心境中。

平梅抬起頭來，看見祥福的半昏憤的情形，便偷偷的把自己的心思移出到恐怖的範圍之外。一面在自己得意自己計劃的成功，一面還在計劃如何更進一步說話。

“祥福丈！在現在時候還早，頂好是你快點把

他叫轉來，坐在家中，不許他出外去東跑西跑，才可以免去這種開分的是非。”

是呵！你的話是不差的，我一定這樣辦。”

“我和你因為有親戚關係，有聽到什麼，總是不得不來說。”

“自然咯！親戚總是親戚！”

平梅立起來告辭了。但老頭子還要留他多坐一些。

但終於是看他走了。

從平梅走了之後關於大寶的行蹤問題，的確很使老頭子注意的。金竹岙開會，城裏鄉下的寫字，窮人們賴債，三寶的枉死，許多許多的思想，把老頭子的腦筋弄得十二分昏亂。

這一天晚上，玉明的病更沉重起來。祥福這老頭子躺在床上，聽着他的呻吟聲，一點也沒有睡。

十二月的天氣，窗外的冷風如馳馬一般跑着，老頭子與他的婆子睡在床上，簡直沒有熱氣。冷氣

的壓迫與室內的淒涼，簡直不能使人生活感到半絲人生的樂趣。

在金錢社會之下，空氣固然是財產化，往往讓富人們專有；但溫度的享有權，亦何嘗不是一樣。

玉明的這幾年來的半疾病的態度，原來是他的精神與肉體都受了傷殘的緣故。

在四年以前，玉明因為急需一筆家庭的用費，心願把自己的一坵肥田，低押給就近的一個大財主。那財主因為瞰想他的肥田。便在事前有意圖賴他。過了--年之後，玉明積極的在家庭經濟上剋扣，積極的操持家政，才把這贖田的一筆費用籌好。但是，那裏曉得那個大財主，却存心圖賴，提出許多無理的條件，不準他贖取。

玉明是一個舊式社會的人，他不曉得現代是金錢萬能的時代。在這種情形之下，無錢的人是無論如何也不是有錢的人的對手的，但是，玉明却忍不住氣，第一便與之據理直爭。但是，理有什麼標

準呢？橫人也有他自己的直道理。他見到據理爭你不過的時候，便是謾罵。謾罵，無端的被人謾罵，有英雄氣概的玉明那裏會忍受得住呢？於是，第二，他便繼之以咆哮了。

咆哮，那是有心圖賴，沒法謀害你的田產的人的計劃中的事體。因為你一咆哮，他便可毆打了。於是，在第三步，玉明便受了那富人有組織有計劃的毆打。

毆打之後，事情自然弄大了，鬧到官裏了。但是這有什麼用呢？

玉明的訴訟失敗之後，他便氣憤交加，鬱鬱不樂，覺得人世社會毫無道理，做人全無意味。

他的精神與肉體，便從那次之後，同時變了傷殘了。所以，這近幾年來，他是病病愈愈，一直沒有十二分健全過。

到了這一次，大概是因為三寶枉死，心裏起了過分的悲傷的緣故吧？於是便病倒了。

他病倒的時候，起初是以爲不要緊的；因爲他是老病。但這一次，却一倒在床上，便一日一日的沉重起來。

十二月廿六的那天晚上，天氣是特別的冷，祥福這老頭子，躺在床上，一點也睡不着。他隱隱之中，聽見玉明的呻吟聲，心裏便如刀割。

他覺得冷氣從四週襲進骨髓裏面來了，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他用手去摸摸他老太婆的腳，也是冷冰得像一根冰柱；但是她已經睡去了。

老頭子現在不能想像有系統的什麼東西，他的腦筋裏，他的幻覺的眼睛前，只是一些零零亂亂的悽慘的幻影。

第二天，玉明的病更利害起來了，家中人都十分着急。二寶是沒有讀多少書，人也不大聰明；所以他雖然在家裏，還是沒有十分用處。老祖父是行動也不大靈敏，而且也不大有多少意見的。其餘的都是女人。於是，這一早晨，就決定差一個人到城

裏去把大寶尋回來。

差去的人，是大寶的叔伯兄弟，叫阿六的。阿六在城裏尋不到大寶，因為大寶告訴他的家裏人說，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可到城裏慶生藥店去找他。但這幾天城裏風聲也很緊，所以當阿六開首去問大寶怕沒有在此地時，他們的回答，簡直說是不認得，這裏沒有什麼大寶小寶這個人。尋問再四，幸虧阿六靈敏，他說我是他家差來的人。因為他父親病得好利害，所以差我來尋他的。

慶生藥店的人，到了這時，才有點相信起來。他們說，“那末，我給你帶個信去。”

正在這個時候，慶生藥店的門口街上，忽然是一陣軍號的聲音，那聲音是十二分尖脆而鋒厲，餘音在肅殺嚴冬的空氣中繚繞，充滿了一種恐怖的氣概。

好事的人們都從大街兩旁的巷口與店門中湧了出來，好奇的把自己的注意放入這恐怖的聲音

中探討的突發的消息。

武裝的兵士，很威武的走了過來。在他們中間，大家看見一個身材適中，面目清秀，頭髮很自然的往後梳着的廿五六歲的青年。那人一定是犯了什麼法，被捉來的。

當他們一羣人走過之後，街上的人們的評論，都集中於這青年的身上。

“這人很漂亮呢！怎麼會做強盜！”

“不是強盜，是××黨呵！”

“××黨就是強盜呢！”

於是在這裏有人在討論這種區別。在另外一處呢，又有如下的議論：

“這人看來是很溫文的，而且家裏也不像沒有錢。”

“正是因為不是沒有錢出來幫助窮人，才是好人呢？”

“不，有錢的人是慣會騙人的。”

“他沒有騙過你吧？”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呢。”

在這許多看客中，有幾個是認得這青年的。便是站在慶生藥店中的阿六也似乎在回憶中，不知在什麼地方與這人會過一面兩面之緣。但他却心裏自己在疑心，想不出來。

“呵！這是方金海的兒子立山呢，我到幾乎把他忘記了。”

阿六聽到不知什麼人的說話，從那人背後重新看去，走路的姿勢，態度都完全把他證明了是方立山。

方立山也會到杭州去讀過書，是北鄉人，從前是常常到大寶家裏來的。他是大寶的朋友。

呵！立山爲什麼被捉呢！阿六雖則不管閒事，但也明瞭了一半了。他閉着眼，覺得立山的一步步又不是泰然，又不是發急的態度，便是大寶的命運的先兆。他覺得大寶的環境也是很危險了。

“請你通知一聲大寶，因為他父親病重。”阿六籌思了多時之後，才回過頭來對慶生藥店中的一個夥友說。“費神得很，我現在先回去了。”他說了，便走出慶生藥店。

阿六回到大寶的家裏，已經是正午十二點鐘以後。那時玉明的病，已經更加危急，家中的人，都是驚惶失措的莫知如何。就近的醫生都請來了，但醫生也無法想。因為他從阿六去後到阿六回來的中間，已經昏厥過兩次了。

玉明的繼室，大寶們的後母，早已含淚哭泣。她在盡量的自嘆命苦，因為她是寡婦再婚，嫁給玉明的。她的腦中，在不久以前還不時浮現起她前夫死時的淒涼與慘狀，誰知現在又要把她的團聚到老的夢境打破了。她真悲傷的利害。

在急遽中，家人們的做事是茫無頭緒的樣子。阿六絕早起來給他們跑到城裏，又從城裏跑了回來；——他跑了這樣多的路，一直還沒有吃飯，但

是却沒有人顧到。

及到後來，阿六自己說了，大寶媳婦才去燒點心給他喫。

這裏，阿六正在這邊喫點心。那邊，玉明的房裏，哭聲又震撼得天崩地陷了。

玉明是第三次昏厥去了。

喊聲，哭聲，悲嘆聲，籠罩着整個的悲哀的空氣。但是，這一次的昏厥，卻不能如第一第二兩次之可以叫得回來了。

于是，祥福這老頭子，在室內阿嚏阿嚏的踱着，用兩隻腳在地上頓，用手放棹上敲，用乾癯的含淚的老眼，送他的兒子的終了。

這幾天踏了出去，便是七十七歲了的老人，要在送自己的兒子的終呢！

“阿嚏！阿嚏！老天是做差了的，應該是掉我去的呵！留着這老不死何用呢？阿姨，阿姨！真是家門顛倒，坟頭不幸！”

于是，全家都充滿着悽慘的哭聲。

在忙亂中，灰色的調子，伴着灰色的陰影侵蝕了來。陰夜如死人的影子，慢慢的在人間出沒。

大寶在夜色蒼芒，哭聲潦亂中，始到了家。可憐受了強豪之壓迫，一直到了死還不曾吐氣過的可憐的父親的結果，在大寶心中，覺得沒有悲哀，只有憤怒，不必哀哭，只須反抗。因為他是更了解人生了。他是更確信他所走的唯一的出路了。

家中的人，都說大寶是變了。父親死了，也不曉得悲哀，弟弟死了，不知道痛悼。

這一天的晚上，他是在家裏守着他父親的靈柩的。第二天也在家裏料理一切雜事。但第二天晚上，他的父親的靈柩還沒有抬出去呢，他却沒有在家守靈了。

好像有誰告訴了他似的；果然，第三天的早晨，就有五六名的司法警察，到了這停着靈柩，充滿了悲哀的一家人家，探聽他的繼承長子，有沒有

在家。那是縣中來的法警，大概是因了就近的豪紳，密告了來捕捉大寶，說他是××黨的首領的。

七十六歲了，自己呪咀爲老不死的祥福這老頭子，在無可如何中，勉強出來應客。他含着淚在干癟的眼眶裏，用顫動的表情告訴法警們，說大寶沒有在家。但法警們是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

法警們是穿房入戶的什麼地方都不留情的進去找尋，自然沒有找到大寶。

“禍不單行”，“屋破連夜雨”，的兩句世故的說話，把全副的悲哀的色彩都感染在祥福這殘暮的心境上。

“阿嚏！阿嚏！老天是沒有眼了，我沒有想到我的家庭是敗得這麼快！阿嚏！阿嚏！”老頭子只是不住的搔首，頓腳，悲號。

法警們找到了二寶，他們却硬要派他替大寶。

大寶的罪名還不得而知呢，爲什麼就要這樣罪大惡極的連累到他的兄弟呢？

祥福這老頭子幾乎昏厥了。沒有幾日以前，自己倆老雙全，一個兒子，三個孫子的有福有壽的老頭子，沒有幾日，就看得見他們的悲慘的分散。三寶是冤枉的死了，大寶是不知去向，玉明是冷僵的躺在棺材裏面。棺材是無情的躺在中堂上；至于二寶呢，呵！冤枉的二寶！

“阿嚏！家門不幸！換了我去吧？換了我去吧？”

祥福只是狂呼。只是狂呼。

在一種復雜的奇怪的聲中，老實而不敢多言的二寶，是失了魂似的給他們拖來拉去。

經過了隣里與親戚的勸解，與老頭子的發狂似的爭持，才把二寶留了下來。

于是對於這幾名特別開恩的法警老爺，特別的辦理一席報答的酒席。幸虧是喪家，許多早就預備起來做治喪酒用的酒菜。便先請這一批老爺先嘗。

在恐怖的情調中過二個多鐘頭，一直到了法

警老爺們喫了酒回去之後，空氣才和緩一些。

這一天下午二時，是大寶的父親出殯的日子。本來有三個活龍活虎似的兒子玉明，到了這時，只賺有一個兒子扶着他的棺材。

出殯的時辰，本來是在“未”時的，但因為法警老爺回去的時候，已經是三點鐘差不多了，所以趕緊預備起來，已經是“申”時了。

冬天的日子是這麼短！一切悲慘的事，都伴着悲慘的環境與時間同來。暮色是漸漸的消沉來了，陰雲遮着殘日，早就覺得這天氣陰慘得怕人。二寶的作事是這樣的不靈敏，祥福因為是處在這種情形下的老頭子，心裏便非常暴躁發急。許多婦人們，事情到一點也做不出來，但悲哭與呼號的聲音，却實在會把人們的神經擾昏。

事情在一種特別的條件之下，每每是愈急愈慌，愈慌愈亂的。這一次玉明的出殯，就是這個樣子。但牠的內部，却多了一種灰色的背景與灰色的

悲哀。

“動身炮”是已經打過，棺材的繩索早已絡了，已經抬起來預備開步了。但是，半寸徑經的，簇簇新新的大麻索子，却會如斬斷一樣的“扎”然一聲，斷了下來。

時間是已經很晚了，一種的鄉村的迷信思想沾滿在腦筋的人們，都不期然而然的心裏着了驚慌。一個想頭，“玉明這樣死了是勿心過（不甘願）的”一個想頭，便立刻滋生入每一個人的心中。同時，幾個胆小的人身上，便着了一身涼，長上一身汗毛。

恐懼在這個人的心頭跳到那一個人的胸口，陰慘從這人的眼前閃過那人的耳際，大家莫可言說的覺得這位有靈性的死鬼，便是站立在他們的面前，——不能說怕，又不能不怕，總覺得是一種神秘而陰險的景象。

在各人正在惶恐，匆忙中，大寶却在人叢走了

進來。

對於大寶的進來，各人的心中，又操着一種奇異的心情。大寶毫不驚慌，只如平常一樣的走到他父親的棺材旁邊。他沒有穿麻衣孝服，他靠着父親的棺材，用手徐徐摩撫。

抬棺材的人，重新把棺材絡好，大寶就與二寶一樣子手扶着棺材，在後面的許多婦人的嘈雜的哭聲中送了他父親上山。“這大概是因爲死鬼要等他的大寶前來見一次面才肯起身的緣故吧？”各人心中都這樣想。

暮色已經濃厚到幾乎沒有透明的成分時，葬事還沒有料理得清楚，及到回來的時候，空虛的室內，早已掌上陰慘的燈火了。

家裏並不缺少了什麼東西，但在各人的心中，却總覺得是空虛萬分的樣子。空氣是異樣的空氣，情調也是異樣情調。

祥福老祖父沉默的在黑暗的小樓上，那裏是

他的休息室。

各人心中都沒有說話，只有大寶的後母，悲哀得不會吃飯，等等又嗚咽起來，想想又大哭起來。

異樣的空氣與異樣的情調，空虛，與不着邊際；找不到頭緒的悲哀。這一夜，這一家的人，就在這種情形過去。

第二天，祥福是很早的起來，在小樓上點香念太上感應篇。

大寶也是很早的起來想出去，他聽見他祖父念經的聲音，所以就走上祖父的小樓。

外面的空氣的緊張，與大寶在家的危險，這是家裏的人所曉得的；所以對於大寶的走是早已不成問題。

“祖父我想出去了。”大寶急匆匆的說。

“到了這個時候，我也不能說要留你在家裏。”老祖父說：“昨天的事，幸虧你自己沒有在家裏，總算有了天幸。呵，真是急死了我！”

“你現在這麼大的年紀；你做的事情，我也不來批評你。在我，我只有天天爲你祝福，爲你念解劫經，念太上感應篇。”

大寶聽到許多迷信的說話，覺得這完全是可笑。他本想批評他祖父幾句，但一轉念間，又忍不了。

“我是這麼老了，我是今天死，明天死，都不曉得的；你現在，無論到那裏去都可以，我也不來問你；只是你應該給我一個通信的地方，我倘使一旦死了，也可以通知你。”

悲哀的情調是從祖父的語音中侵襲到大寶的心中，他立刻把剛才對於祖父的反感忘記了。“可憐的祖父呵！”他在心中默默的想着。

“你要出去了，我要吩咐你兩句話。第一，你自己的身體要保養得好，便是你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身體總要保重。到處都要自己當心，我在這裏，也給你念解劫經，感應篇。第二，良心總要放和平

些。殺人，放火這種損陰騭的事情，我們不要去做。”

大寶覺得祖父畢竟是一個祖父，便也沒有什麼話說。

“祖父，我走了！”祖父沒有答應。等了一下，祖父說：

“大寶！”

“唔！”

“有機會回家，你應該時時回來，看看我們。”

“曉得的。”

大寶說了之後，就匆匆的下樓，從後門出去了。

望着大寶的背影，七十六歲的老祥福不禁微微的嘆出了一口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2357B

